

海市人妖一

序

言

語曰。文以載道。文也者。原此以爲載道之用也。故所貴乎文士者。爲其能宅心公正。益社會而利羣衆。若否是者。則其形式雖曰文。而其實不過等諸鳥鳴蟲吟。不足以供世用。其尤下者。或顛倒黑白。凌亂是非。舞文以誣世。弄筆以阿衆。則其值等於梟鳴鵲噪而下。雖有文。適足以長其惡。別人懷寶劍。吾有筆如刀。文人之筆端。固與武士之劍并稱也。荆公有言曰。觀其立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証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斷。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故凡此種營私欺獨之文士。其貌則士。其行則妖。或借之以盜名。或資之以詐利。更有藉之以報私仇。快己欲。蠅營狗苟。爲鄉愚之所不屑。爲不敢爲。不忍爲者。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竟千變萬化。不可方物。如狐蠱。如鬼蜮。如天魔。如夜叉。閃儻狡獪。聞名之曰妖。而非過。嗚呼。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有文無行者流。固社會之蠹賊。羣衆之螟

言 序

騰。非得大有力者起而摘其伏。發其奸。爲禹鼎。爲溫犀。使之真相畢露。莫能遁形。則其爲害不止。吾友飄渺生。文壇健將也。思精筆銳。橫掃千軍。而又多識當代之事。其爲人外圓內方。出污泥而不滓。受衆渴而不涸。因有所慨於治事之暇。著海市人妖記說部一書。以疏鬱條達之筆。寫魑魅罔兩之情。叙事則婉而成章。立言則盡而不污。細膩風光。縝密順理。誠有數之作品。而亦有功世道之文也。原夫小說之作。昉自虞初。而盛於宋元。至水滸紅樓。則極其大成。水滸以雄偉勝。紅樓以細膩勝。飄渺生此作。雖不敢云集兩者之所長。而其熨貼細密。工整疏泊。則已近代無兩。而於敘述各人妖之鬼蜮情狀。則更各還其本來面目。無一複筆。無一雷同。窮形盡相。皆得其妙。實水滸以下不可多得之作。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書問世後。一般所謂人妖者。雖未必盡爲斂迹。然其多數必將疾首蹙額。以自尤其平日之所爲。而有所戒懼。或亦有清夜捫心。而失聲歎不可爲人。以痛自湔祓者。是則是書也。又不可徒以說部目之也。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楮玉生叙於姑蘇寓廬

—— 目 總 集 一 第 ——

- | | | |
|-----|-------------|-------------|
| 第一回 | 黃泥黑水餓鬼變文妖 | 紅粉青鉛玻璃來蕩婦 |
| 第二回 | 香噴噴鼻上解行纏 | 辯滔滔塵間誇風雅 |
| 第三回 | 絕世豆芽香甜留齒頰 | 撩人蛋飯辛苦好喉嚨 |
| 第四回 | 一包醬肉千里尋師 | 三尺饑涎羣雄奪美 |
| 第五回 | 中宵拚碎鏡影共心溫 | 盛夏擁重衾人沾鬼趣 |
| 第六回 | 面鵠衣鷄幽魂歸夾板 | 袴天席地酸氣滿高臺 |
| 第七回 | 炮灰無恙韓莊血戰美人豬 | 矢槓有情鮑市骨爭名士狗 |
| 第八回 | 留芳遺臭牛馬兒孫 | 惟器與名蹄筋叔姪 |
| 第九回 | 說界淒涼名家攬稿費 | 議場枯寂艷妓散衣香 |
| 第十回 | 香水盆湯楊妃初洗祿 | 膠豬南肉犬子乍求風 |

—— 目 總 集 二 第 ——

第十一回

上議士烟榻發狂言

窮教員謎攤營副業

第十二回

笑逐流鶯游仙驚短夢

自憐玉樹神女愛姣童

第十三回

滿紙雲烟熱心假冷面

中天雨露俊侶守空房

第十四回

動孺慕歌場添孝子

敦人倫戰地誤乖兒

第十五回

利刃揮毫嬌容傅粉

寒泉噴玉妙舌翻蓮

第十六回

獨負騷情過江騎瘦馬

爭誇異味剪燭論肥鵝

第十七回

拳唯一笑大聲浪到石鐘山

刻骨三分纖掌輕開香粉弄

第十八回

紅牙按拍秘室唱崑腔

玉體橫陳溫泉觀裸舞

第十九回

尤物試西裝五花大綁

騷人開報館一味微醺

第二十回

刻舟求劍步步蓮蘊

覩物思人絲絲香草

— 目 總 集 三 第 —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谷口截來轅山人出洞 | 源頭鳴活水商女隔江 |
| 第二十二回 | 繞膝承歡賢孫勤定省 | 揮金買笑狎客悟炎涼 |
| 第二十三回 | 把臂入林良朋祈戰死 | 逢場作戲小丑喜情瘳 |
| 第二十四回 | 語軟聲低翩躚山東路 | 筆歌墨舞惆悵天津橋 |
| 第二十五回 | 文星撰稿勞動百神 | 烈士殉名艱難一罵 |
| 第二十六回 | 桃花水膩舉首便窮源 | 茆店雞肥聞聲空起舞 |
| 第二十七回 | 無可奈何鷄林嘗果脯 | 聊復如此肉市買蹄筋 |
| 第二十八回 | 眉雲聚恨懊惱掉鎗花 | 爪雪留痕殷勤繙畫譜 |
| 第二十九回 | 心慈口苦攘臂試神針 | 面冷腸炎携鎗尋野雉 |
| 第三十回 | 熱被憐卿虛牝甘後補 | 浮名誤我寶藏怕公開 |

—— 目 總 集 四 第 ——

第三十一回

天倫樂事檀口香腮

教育新方騷歌艷舞

第三十二回

倡門藝術改造大茶壺

裙帶風光栽培小馬弁

第三十三回

細皮白肉抵借兩角車錢

花面硃圈宣傳一張馬票

第三十四回

酒食酬庸德惠常懷電影界

文章有價揄揚直到花烟間

第三十五回

積愛成癡推繡被忘形追義子

移忠作孝典金釵拚命捧親娘

第三十六回

兩美佐清談萱草倚閨皆內寵

羣芳放焰口香花如海聚冤魂

第三十七回

琴中著意引鸞呈恭刊廣告

馬上相逢懷紙筆破報平安

第三十八回

得意是何時祇風馳電掣

埋愁宜此地又鬼哭神嚎

第三十九回

癡情思下水破釜沉舟

豪氣欲凌雲空拳赤手

第四十回

雙柑斗酒愛聽鶯啼

越管宜毫閒圖鬼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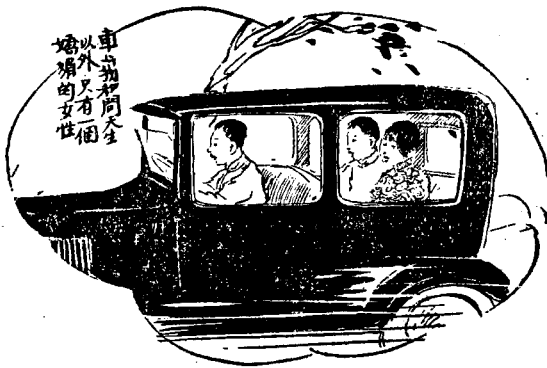
海 市 妖 人
鈞 心 鬪 智 記 第 一 集

標 渺 生 譔

第 一 回 黃 泥 黑 水 餓 鬼 變 文 妖 紅 粉 青 鉛 玻 牕 來 蕩 婦

當著者執筆作這小說的時候正是草木皆乾的炎夏寒暑表上已超過百
度以上著者忽然衰鬼弄人似的會巴巴的跑來做海上逐臭之夫既無所謂廣
廈萬間更看不見荷花十里彷彿到了駱駝馬糞的沙漠裏一般露天跳舞場
裏去罷自慚昏庸老朽不犯著去做投機份子屋頂看電影果然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又恨沒有一個異性在身旁了無牽絆深恐被天風吹去沒奈何
躲在大東旅館裏開開電風扇吃吃冰麒麟消磨這沉李浮瓜的困人天氣等
到夕陽西下之後便向朋友借一輛半舊的跑車到徐家匯北新涇楊樹浦各
處兜風露簾清瑩迎夜滑風襟灑瀟先秋涼雖然不及黑夜在西子湖坐瓜皮
艇到荷花深處的有趣似乎又比打茶圍坐到馬桶裏間得味些可惜跑車的
容量大小除了一個開車的朋友只坐得下一個我有時開到飛艇場一帶前

面。看。不。見。路。燈。後。面。也。看。不。見。汽。車。的。電。燈。大。樹。森。森。黃。沙。羈。羈。耳。邊。只。聽。見。呼。呼。風。響。幾。乎。忘。了。此。身。尚。在。上。海。灘。上。相。顧。淒。清。不。覺。毛。骨。聳。然。有。一。天。問。天。生。開。了。一。輛。六。隻。汽。缸。的。別。克。蓬。車。來。邀。我。們。出。去。那。時。不。過。六。七。點。鐘。鷄。鳴。狗。盜。的。朋。友。還。沒。有。上。市。車。上。我。和。問。天。生。以。外。只。有。一。個。嬌。媚。的。女。性。這。女。性。的。確。風。騷。浪。漫。可。是。從。名。義。上。說。既。不。是。歌。舞。明。盛。耳。目。衆。多。的。馬。路。上。緩。緩。的。駛。着。回。頭。對。我。們。笑。道。兜。風。還。是。在。靜。安。寺。泥。城。橋。長。浜。路。一。帶。最。好。路。又。平。滑。不。會。得。顛。簸。灰。土。又。少。幾。何。舒。適。何。必。跑。到。



興。將。車。只。開。到。人。烟。繁。際。之。花。的。關。係。十。分。高。像。因。爲。車。上。有。一。個。父。做。交。際。之。花。問。天。生。好。格。現。在。姑。且。籠。統。稱。她。說。恰。兼。有。以。上。三。種。資。明。星。但。從。她。的。肉。體。上。不。是。羣。玉。坊。三。元。坊。的。星。又。不。是。電。影。明。星。更。

北新涇聞糞臭吃沙泥又陰慘慘的顯着鬼氣我笑道對極了寺橋浜都是極風涼的字面消夏的期間聽見了都是清涼的交際之花到底是個聰明伶俐的小姑娘便笑問道怎麼泥城橋不見有橋長浜路也不見有浜問天生笑道上海人是只講虛名不求實際的豈但泥城橋沒有橋長浜路沒有浜就是你交際之花也何嘗有花我插口道她怎會沒有花而且她所以值錢吃香就完全靠那一朵花問天生拍手大笑道我真糊塗了露滴牡丹開和一枝濃艷露凝香不是花是什麼妙在這花總和露水有緣倒也是件不可解的事交際之花聽見露水兩字恨得伸過手去攆問天生的癢骨我忙喝道你們不要瞎鬧當心汽車開到水門汀上和電綫木頭開司(天)那時不但花上有水而且那水真有濃厚的色彩不愧爲紅艷凝香哩交際之花方含笑放手問天生喘息了半天正色道小妹妹告訴你一句老實話你到了房間裏樣樣事都有經驗一出房門你的經驗就太少了以前泥城橋何嘗無橋長浜路何嘗無浜不過現在像你的花到了房間裏以後想法填滿了罷咧交際之花的手被我捉

住了。咬牙切齒的。只罵斷命人要死的。問天生。又笑道。從前浜沒有填滿臭水。一泓爛泥成醬。那種氣味。實在不合衛生。並且天陰夜黑時。常常聽見鬼哭的。聲音。現在浜都填成馬路。那些游魂。無所依附。只得暫借忘八兔子賊的軀殼。在馬路上活動。却偏要附庸風雅。於是浜內少了一些怨鬼。海上跑出無數文妖。不但白天裏。就可以聽見啾啾的鬼聲。並且將那些臭水爛泥的氣味。喬遷到報紙上面。試想六月炎天。拜讀他們的大作。合不合衛生。我笑道。罵得好。罵得好。幸虧老夫平日還不曾附庸風雅。筆底下也絕對沒有什麼臭味。否則被你當着和尚罵賊。禿教我何以爲情。問天生道。上海近年有三多。婊子多。兔子多。文妖多。這種文妖。畢竟是剛從陰溝裏出來的。不耻下流。成天的跟在婊子。兔子。屁股後面跑。腥臊之氣。令人掩鼻。他們少不得還要互相標榜。以爲是風雅之氣。呢。憑良心說。他們多少。總和風雅有點關係。不過要在風雅之下。加掃地二字。我笑道。你也太罵得刻毒了。文妖便再不耻下流些。何至於同婊子。兔子併做一談。問天生冷笑道。將他們和婊子。兔子併做一談。還算看在『文』

字面上恭維他們的實在他們拿婊子兔子當衣食父母而自居於灰孫子的地位本來他們做灰孫子干我們甚事可恨他們操最下等的賤業却定要掙着文人的招牌以禽獸而衣冠頓教衣冠中有禽獸自有「文」字以來從沒有受過這等奇恥大辱爲世道人心計真不能不設法將這些貪人敗類投界豺虎我聽了問天生的話將信將疑微笑道假使世界上真有這樣無恥之徒只怕豺虎還沒喫牠們的肉的胃口呢問天生也不禁歎道誰願意將這些下流東西掛在齒頰但是事實會告訴你這夜將那交際之花送到跳舞場裏後我們回到旅館裏問天生喝着汽水啤酒談了些文妖的怪狀朋友們都笑道沒有的事你太會罵人了問天生揚臉道我一生不曉得罵人凡是經我罵的都不是人衆人想想又笑我也覺得問天生嫉惡太甚但是口中所演說的妖形怪狀棄之又未免可惜暫且揀幾件不會驚世駭俗的趣事發表出來不敢說文妖現形記只能說是名士風流的寫真罷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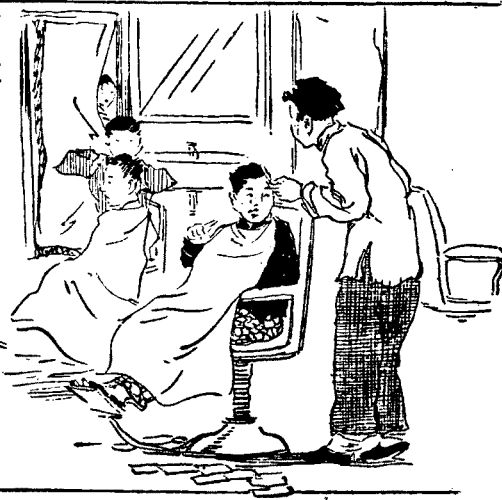
唯大英雄能本色 是真名士乃風流

話說愛文義路池浜橋附近有一月小小的理髮店地點固然不當衝要地方也很狹小而齷齪一般漂亮朋友只遠遠望見那油灰的門牕便要掏出手帕掩着鼻子緊走兩步那店主東抱着薄利多賣的主義在玻璃牕上貼了一張紅紙條兒寫明剪髮小洋一角因此居然座客常滿但都是些赤脚短衣的勞工神聖一天是初夏的黃昏時候左隣馬車行裏幾個小馬夫溜了馬回來洗了脚換了衣服一齊到理髮店裏修面那些理髮匠和他們平時胡調慣了的。手裏耍着刀花口裏說着笑話嘻嘻哈哈的甚是熱鬧忽然門縫裏伸進一張有紅有白的臉來一個小馬夫喚做金生的便學店主東的聲口道乖乖好一個美人兒楊老板你的姘頭來了他媽媽的真有福氣楊老板眯着老鼠眼睛忙向外面看時那女的已扭扭捏捏的走了進來穿一身白華絲葛的衣袴內襯着粉紅洋布的短衫袴顏色很覺嬌艷動人頭上插着兩朵小紅絨花一陣桂花頭油的香味好像到了畫錦里臉上脂粉狼藉也看不出她忠實的年齡一雙手又肥又黑套着一副半斤重的銀手鐲指上也戴了兩三個黃澄澄的

戒指每個足足有三四錢重一隻手牽着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子嬌聲道楊老板忙罷你老板娘呢老板娘聽見外面有女人喉嚨忙撇了手裏的馬桶蓋跑了出來笑道原來是史家嫂嫂今天是什麼風吹來的老板娘還沒有跳出來時楊老板正想開口喉嚨管被一大塊頑痰梗塞住再也做聲不得直到此刻纔掙扎着把痰嚥下肚去嘴向裏面努着道她在裏面呢老板娘笑道殺頭的人都出來了放什麼馬後炮虧你平日大馬金刀的賣老客來了就慌了手脚了史家嫂嫂不要見笑他是鄉下人不懂得規矩史家嫂嫂笑道鄉下人心地忠厚我倒歡喜這種人像我家那個臭烏龜鴉不鴉鳳不鳳的偏不肯安分那纔氣得人肚皮痛哩說得店裏的人一齊哄然大笑楊老板臉上倒紅了一陣口裏連道請坐請坐老板娘道你瞎了眼睛不成外面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你讓客人坐到什麼地方去史家嫂嫂請到裏面去坐就只地方齷齪點小三子幾個月沒看見格外的長大了且進來喝一盃茶說着雙手攙了進去楊老板眼睛望着裏面小布門簾兒一隻手不住價索索的發抖金生笑道當心

點我的眉毛還要留着擺看的好了。面就看見老板娘揪着門簾兒向他招手。楊老板伸了伸舌頭胡亂替金生修問道你空空不空楊老板忙道空空空老板娘道你空就進來一踹楊老板馬上呵着腰鑽了進去。老板娘道史家嫂想將小三子放在我們小店裏的還要好。如果他身上損傷了一根寒毛。史家嫂儘管高抬貴手左右開弓刮我老大的耳光。老板娘攔住道你聽我說。沙承史家嫂嫂看得起將小三子

當心點！
我的眉毛還要留着擺看的



做學徒你看怎樣。楊老板連連點頭道史家嫂嫂肯將小三子放在我這裏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請放心。我決不敢將他做外人看待。我只當他是我的兒子。而且看待得比自己親生

放在我們小店裏。我們當然十二分的歡迎。不過雞頭的畢竟是下等手藝。我們小店又實在太小了。只怕耽誤了他的前程。史家嫂嫂笑道：「啊，噲，你太客氣了。說什麼下等手藝。像我喫這碗把勢飯，倒是上等的手藝。麼？原先倒也。想教這孩子讀幾年書，或者可以替烏龜吐氣。不料這孩子究竟是從我這壞洞裏出來的。生成的下流性兒，樣樣事都還有點小聰明。就祇讀書沒有長進。你看他這一頭的癩痢，就是個沒出息樣兒。所以我也死了這條心了。現在我又要跑碼頭到漢口蕪湖一帶。這孩子放在身邊，總是一個累贅東西。無論如何要請老哥子老嫂嫂將他收留下來。將來一定想法子報答你們老板娘道。史家嫂嫂言重了。我們小店裏正少一個學徒。就祇怕你家老板說話。史家嫂嫂頸兒一扭，眼兒一瞪，哼了一聲道：「有那死烏龜說話的分兒麼？又不是他的種。楊老板夫妻都笑得前仰後合的。楊老板捉住小三子的手，問道：「你今年十幾歲了？」小三子道：「十五歲。」楊老板道：「十五歲就有這麼長，可以看做十六七歲。」史家嫂嫂道：「看外表怕不像個大人裏面，只裝了一肚子的漿糊。」楊老板又

問道：你讀過幾年書，能看得懂小說？子麼史家嫂嫂歎了一口氣，道：書怕不讀了。三四年進小學堂時，是初等一年級出來時，還是初等一年級。我們喫這碗把勢飯的，別的字不會寫一個正字，總應該會寫的那死烏龜。何嘗進過小學堂，讀過什麼書？每逢我接着一個，他就客寫一畫，只消我接着了五個客，他那個正字就寫得端端正正的了。只有這不掙氣的東西，到現在連一個正字都寫不相像。說他笨如牛，罷什麼吹簫吹笛子，拉胡琴，唱京戲，泗州調，十八摸，打牙牌，他無一不會，真是個下流坯子。老板娘笑道：他到我們小店裏，倒再配胃口，也沒有外面那些司務喫了飯，沒事做，沒一個不拉胡琴的。史家嫂嫂站起身來，拍了拍衣服，道：這孩子我就拜託二位了。停忽兒，我教人將他的小舖蓋和衣服都送了來。這孩子頑皮得很，你們也打得也罵得，千萬不要縱容他。我從漢口回來時，再來面謝。又對小三子道：你從今天起，就住在這裏，一切聽楊伯伯管束。如果不服教訓，將來看我揭你的一層皮。老板娘道：你幾時動身到漢口去呀？我到輪船上來送你。史家嫂嫂道：你們不要客氣。我大約明天不走。

後天一定是。要。走。的。好。在。長。江。的。輪。船。多。天。天。可。以。走。的。老。板。娘。道。我。們。難。得。會。面。的。再。坐。一。會。兒。喫。了。便。飯。再。走。史。家。嫂。嫂。道。不。坐。了。我。還。有。許。多。瑣。事。哩。楊。老。板。還。待。挽。留。老。板。娘。瞪。了。他。一。眼。就。不。敢。做。聲。了。史。家。嫂。嫂。千。託。萬。託。又。叮。囑。了。小。三。子。一。頓。纔。扭。扭。捏。捏。的。走。了。小。三。子。只。睜。大。着。眼。睛。望。着。她。的。背。影。兒。好。笑。楊。老。板。夫。妻。一。路。送。出。了。來。幾。個。小。馬。夫。和。理。髮。匠。還。在。那。裏。指。指。戳。戳。的。說。笑。一。個。小。馬。夫。舐。唇。咂。嘴。道。好。香。的。油。好。白。的。粉。楊。老。板。只。要。湯。她。一。湯。包。管。也。會。變。做。小。白。臉。一。個。理。髮。匠。笑。道。這。樣。說。法。不。是。揩。油。簡。直。是。揩。粉。了。金。生。搖。手。道。輕。點。當。心。被。老。板。娘。聽。見。她。新。近。從。鎮。江。運。來。了。幾。十。罈。陳。醋。一。罈。罈。都。給。打。翻。了。那。纔。不。是。玩。的。老。板。娘。回。過。臉。來。笑。道。我。是。老。太。婆。了。還。喝。什。麼。醬。油。湯。只。要。他。那。幾。個。錢。去。結。交。她。楊。老。板。這。時。膽。也。壯。了。忙。笑。道。我。還。是。情。願。抱。着。這。黃。臉。的。老。太。婆。睡。覺。到。底。是。清。水。貨。那。個。騷。婆。娘。他。媽。媽。的。那。一。臉。鉛。粉。我。一。看。見。魂。都。銷。了。真。教。人。又。愛。又。怕。老。板。娘。聽。得。很。舒。服。忽。然。咄。的。一。聲。鐵。音。着。面。孔。道。你。怕。就。怕。怎。麼。又。愛。起。來。了。楊。老。板。笑。道。我。是。愛。

她的粉想借了來糊牆壁。大家聽了都笑。老板娘又笑道：「死人，不識相。一定要留她喫飯。你要曉得她一天全靠個夜市。怎麼肯在這裏耽誤她的生意？」楊老板回頭望了望，倏的面容改色。一隻手將老板娘的嘴緊緊掩住，大眾一齊嚇得跳了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回 香噴噴鼻上解行纏 辯滔滔間塵誇風雅

話說楊老板看見小三子在裏面探頭探腦的，便伸過手去掩住老板娘的口。道：「你可以少說兩句罷。」她的兒子這樣大了，當着他說她的醜話，究竟老板娘推開他的手，鼻子裏笑了一聲，道：「我已經說了，便怎麼樣怕他去叫了她來，搗了我的毛去。」楊老板縮着頭，笑道：「倒不是我膽小的，不是了。」老板娘低頭看見地下，盡是短頭髮，便高聲道：「小三子，躲在裏面做什麼醜媳婦？總免不了要見公婆的，快些走出來，將外面地下掃一掃。」小三子答應着，捧了一把掃帚出來，彎着腰掃了半天。老板娘頓脚道：「你是怎樣掃的？將短頭髮都掃到我的鞋子上。幸虧我的錢沒有你媽那樣來的容易穿不起。那樣漂亮的鞋子，否則雪白緞。」

子的鞋幫兒再繡着五色絲絨的花兒。朶兒經你這樣尋開心。那還了得。小三子嘻嘻的只笑。老板娘又道：「做事也不像個做事的樣兒。教你來掃地。只在地板上畫兩個圈兒。就算了麼？」小三子不敢做聲。低着頭掃了。又掃。老板娘恨恨連聲道：「也不灑點水在地上。灰塵揚得到處都是我瞧你。就是個挨打的骨頭好了。好了。快些掃到糞箕裏去。不要再鬼畫符了。」竈下有一個鉛桶。你去替我到老虎灶上沖兩個銅板的水來替我洗腳。洗了腳再替我劈柴燒飯。你看。是什麼時候了。這兩天。老板娘親自上竈。弄得一雙香噴噴的腳。又臭又髒。這時一羣小馬夫早已散去。老板娘揀一張圓櫈兒。坐下來。颼颼颼將一雙人造絲襪兒。撕下一隻。腳擱在大腿上一手。捉住腳背。一隻。攬那腳丫。那些理髮匠一個個掩着鼻子溜到門外吃吃的笑。老板娘向楊老板。呖喝着道：「大狗子。你不許走。給我走過來。」楊老板不敢違拗。老板娘一隻腳直躑到他鼻尖兒上。道：「你聞聞。看究竟怎樣。」楊老板閉住氣嗅了。又嗅道：「不怎樣。不怎樣。還是香噴噴的。」小三子已將水沖來。老板娘一雙腳浸在鉛桶裏。口裏嘖嘖叨叨的道：「你媽媽。」

也是做生意的。應該曉得下等的營業。上等的規矩。送你到這裏來做學徒也。不預備一桌酒水請請師傅。今天是晚了。明天一早是要磕頭的小三子陪着笑臉道。她懂得什麼。她又沒見過大世面。既不會吹。又不會唱。一天到晚。只看見她的帳子。動老板娘見他小意。知趣。顏色又寬和了些兒。又細問他媽的秘事。小三子的笑。一雙脚在鉛桶裏亂拍。濺得小三子滿頭滿臉的水。還是楊老板看得不過意。纔命小三子草草畢事。老板娘懶得穿襪子。便赤着脚。拖着兩塊木片兒。督率小三子在竈下胡亂弄了一頓晚飯。小三子的娘又命人將衣物送來。並

洗樣的細細下地子灣他教



是知無不言。言無不暢。老板娘聽得抱住楊老板。顛巍巍的浪笑。連門外的幾個理髮匠也悄悄的。進了。進來。小三子搔着脚心。越發說得高興。引得老板娘。哈天撲地。

塞了。幾塊錢給老板娘託他好生照管。因此一宿無話。大凡理髮館對於新來的學徒都不肯傳授什麼藝術。只無非教他倒夜壺掃地抹椅子上下鋪板冲水倒茶絞手巾拉風扇抱小孩子有事時呼來喝去沒事時吃吃蹄膀剝剝栗子小三子天生一張甜蜜蜜的嘴。一雙眼睛又最會看風雲氣色有事搶着做沒事也搶着做。倒馬桶洗穢布都是他一手包辦。老板娘越看越愛將他收在膝下做一名乾兒子。歡歡喜喜的過了一年。又早是初夏天氣小三子黃昏時沒有事背着手站在店門外看來來往往的紅男綠女口裏唱着姐在後園摘黃瓜心裏候的一動走到隔壁小烟紙店前身體斜靠着櫃檯見幾個夥計都在喫飯他平日最知己的夥友阿明伏在裏面櫃檯角子上手裏擱着一枝黑管子的筆搖搖的不知寫些什麼小三子輕輕的呼哨了一聲阿明慌忙將寫了字的紙藏在衣袋裏跑了過來道什麼事小三子涎臉笑道朋友對不住派司一支香烟來阿明覷衆人沒留心隨手撈了一支香烟給他小三子劃一根自來火吸着看了看烟頭上的商標搖搖頭道桂花桂花金鼠牌阿明笑道不

花錢的香烟。你可以馬馬虎虎點罷。要充漂亮。開聽茄立克。也有只消你拿出錢來。小三子笑道。啊。啲。啲。你就量出了我的海底。斷定了。我沒有買茄立克的錢。真是狗眼看人低。阿明也笑道。我知道你有錢。你的乾娘那樣疼你。還愁你沒有喫茄立克的錢。只是要你肯拿出來呢。小三子笑笑。不做聲。一個穿白羅長衫。戴巴拿馬草帽的少年。戴着一副黑眼鏡。匆匆走到店前。掏出兩角錢。向櫃檯上一撂。道。亨牌阿明。恭恭敬敬的招呼那人。去後。向小三子道。你曉得這人是誰。小三子搖頭道。上海的人多得很。我怎麼認得這許多。阿明道。這個人不是尋常人在。大小報紙上做文章的。湯病鵲就是他。小三子搖搖頭道。我不曉得。阿明笑道。這樣一個名人。你都不認得。你一輩子還是個剃頭的小三子。瞪着眼睛道。我不做剃頭的。待做什麼。請問名人。又值幾文錢。一個阿名吐舌道。名人可就真值錢了。你做了名人。便有人請你白喫飯。白看戲。有什麼新鮮東西。還得先送給你白受用。小三子道。不知可有寡老送給我白白相。阿明笑道。你也忒嫌吃精碼子了。天下只有施茶。施米。施衣服。施棺材的那有施這個。

玩。意。兒。的。小。三。子。沉。吟。了。半。晌。道。倒。看。這。湯。璧。脚。不。出。眼。鏡。是。黑。的。嘴。唇。却。是。白。的。專。喫。人。家。的。白。食。阿。明。道。喫。白。食。也。真。要。有。資。格。像。這。位。湯。先。生。文。名。極。大。平。時。總。是。喫。大。聯。珠。的。今。天。忽。然。會。買。一。支。雪。茄。烟。嘗。嘗。大。約。又。有。什。麼。宴。會。罷。小。三。子。道。你。怎。麼。會。認。識。他。阿。明。笑。道。同。是。文。字。界。中。人。我。怎。麼。會。不。認。得。他。小。三。子。道。他。也。認。得。你。麼。阿。明。囁。嚅。着。道。那。是。自。然。小。三。子。道。他。既。認。識。你。怎。麼。不。和。你。扳。談。阿。明。臉。一。紅。道。怎。麼。沒。和。我。扳。談。你。沒。瞧。見。麼。他。一。走。過。來。就。先。向。我。打。招。呼。說。道。亨。牌。我。因。爲。你。在。旁。邊。懶。得。和。他。多。說。話。只。點。點。道。就。算。了。否。則。他。的。話。匣。子。一。開。說。上。個。三。五。個。鐘。頭。真。也。是。不。足。爲。奇。咧。小。三。子。見。他。說。得。聲。色。俱。厲。便。也。相。信。了。臨。走。時。問。阿。明。道。你。方。纔。懷。中。揣。的。一。張。紙。上。寫。什。麼。阿。明。笑。道。你。連。湯。湯。病。鶻。都。不。認。得。我。做。的。東。西。你。怎。會。看。得。懂。小。三。子。道。看。看。怕。什。麼。現。在。乾。娘。每。夜。教。我。念。倭。袍。三。笑。這。些。書。給。他。聽。覺。得。你。的。文。理。還。要。深。些。阿。明。聽。說。有。人。看。得。懂。他。的。文。章。喜。得。搔。耳。爬。腮。忙。將。衣。袋。裏。的。一。張。稿。紙。掏。了。出。來。小。三。子。接。過。來。看。了。一。眼。笑。道。我。當。是。什。麼。了。不。得。



的東西原來是改良五更調我隨口可以編出幾十隻希你媽的什麼罕阿明的正色道看人挑擔子不吃力自己挑上肩去就曉得輕重了譬如我和你談的閒話一般的可以混充妙文爲什麼我們寫不出一定要等真有本領的寫出來呢正說着老板娘站在理髮店門口咬牙切齒的喊道小三子什麼時候了還不回來小三子笑着將那張稿紙拿了就走阿明在櫃檯裏喊道你看過了就要還我我是預備去登報的小三子隨口答應着回到店裏沖水燒飯忙了半個時辰就忘在腦後了第二天一清早剛下了店面阿明惻惻的慙了過來伸手道拿來小三子呆了半晌方笑道哦要那話兒麼你也忒嫌性急了那東西也不是你自己做的題目下分明寫着沈祖賢作你當我不認得字麼阿明笑道兄弟你真是個糊塗蛋天天見面的人會不曉得我的姓小三子眼睛睜得圓圓道我怕不曉得你姓沈只是你幾時改名做祖賢的你不是喚做阿明麼阿明大笑道你對於投稿的智識太淺薄了小名登在報上成什麼樣兒假使你將來也投稿署名就用小三子豈不令看報的笑掉大牙我因這是正

經。作。品。所。以。用。祖。賢。兩。字。官。名。以。昭。慎。重。如。果。尋。常。游。戲。文。章。我。還。有。許。多。化。名。如。九。九。居。士。白。毛。道。人。半。瓶。醋。室。主。之。類。你。看。見。了。愈。加。要。奇。怪。咧。小。三。子。點。頭。讚。歎。却。笑。道。那。張。稿。紙。乾。娘。黑。夜。裏。起。來。有。事。在。我。被。褥。下。瞎。摸。了。去。不。知。怎。樣。用。掉。了。對。不。住。得。很。請。你。自。己。重。鈔。一。張。罷。阿。明。發。急。道。稿。怕。不。有。幾。張。只。不。滿。你。說。再。謄。了。一。張。至。少。又。要。花。去。我。兩。三。個。鐘。頭。你。不。大。識。字。不。曉。得。識。字。的。好。處。好。兄。弟。你。做。做。好。事。不。要。和。我。尋。開。心。快。些。拿。出。來。給。我。省。得。我。出。一。身。臭。汗。晚。上。我。和。你。白。相。大。千。世。界。小。三。子。肚。裏。暗。笑。道。這。幾。隻。唱。不。成。腔。的。五。更。調。想。不。到。他。會。看。得。像。寶。貝。一。樣。却。也。好。讓。我。敲。着。了。小。小。的。竹。槓。因。笑。道。你。這。張。稿。子。預。備。登。在。什。麼。報。上。阿。明。道。就。是。大。千。世。界。報。小。三。子。道。登。出。了。有。什。麼。好。處。呢。阿。明。大。拇。指。一。伸。道。好。處。大。得。很。呢。第。一。看。報。的。人。都。曉。得。上。海。灘。上。有。一。個。才。子。沈。祖。賢。第。二。可。以。和。大。千。世。界。報。的。主。筆。結。成。文。字。之。交。第。三。可。以。認。得。許。多。文。字。界。的。同。志。第。四。可。以。向。大。千。世。界。討。一。張。長。券。走。進。走。出。不。費。分。文。小。三。子。聽。得。動。心。道。我。明。天。也。做。兩。隻。五。更。調。試。

試看阿明吐了一口唾沫道：「吓你做夢哩！你就是寄一百隻去看他，可肯替你登出一隻來？」小三子擠擠眼睛笑道：「依你說，五更調只有你做得好，除了你誰也做不出來？」阿明道：「話不是這樣說，你就是做得再好些，要那主筆先生肯登呢？」小三子氣呼呼的道：「只愁我做不好，不怕他不登。」阿明笑道：「小弟弟，你是一個外行，那裏曉得文字界的規矩？你不認得主筆先生，他如何肯登你的稿子？你如果認得他，便做得不好，他總會替你登出來。」小三子道：「如此說來，你一定認得那主筆先生的了？」阿明道：「我和他是老朋友，不是這個關係，不但他不肯登，我也不見得肯做。」小三子道：「這稿子你幾時交給他？」阿明道：「我想今天晚上當面交去一來，省郵票二來，省信封信紙三來，可以請他早點登出四則多見一次面，可以聯絡聯絡感情。」小三子道：「那麼這張稿子等晚上到了大千世界以後，再交給你罷。」橫豎你到那時纔用得着阿明頓脚道：「你這東西也太沒開過眼了。」我說請你今晚到大千世界白相決不會改期，明天姓沈的，不敢誇口，也是著作界的小小名人，豈肯爲了這些小事情失信於你？你放心好了。」小

三子這纔笑嘻嘻的將稿紙送給阿明。這天，天沒有全黑，就擄掇着將飯弄好，吃了一碗，就不再吃了。老板娘看了，詫異道：「你今天失魂落魄的，有什麼心事？」小三子滿臉堆着笑，說要白相大千世界去。楊老板眼睜睜的望着老板娘，老板娘扳了半天面孔，纔道去罷。小三子巴不得這一聲，洗過了碗，篋將頭埋，在臉盆裏用香胰子洗了，又洗摸摸臉上，光緻緻的，又滑又嫩，再到案上挖了一大塊雪花膏，沒頭沒腦的一塗，對着鏡子瞧瞧，居然很像個白面書生。只頭上幾塊堆得天高地厚的癩痢，無法可想，只得拿一頂壓髮帽戴着。這壓髮帽有人說是女人的破絲襪改造的，配着小三子的尊頭，却一點不嫌辱。沒黑油油的綫絲中，露出白花花的頭皮，倒平添了幾分圖案美。小三子又換了一身乾淨衣袴，外面套一件月白色半新的竹布單袍，喜孜孜的跑到隔壁來尋阿明。阿明笑道：「我還沒有喫飯呢。」小三子穿了一件漂亮長衫，不敢隨意在櫃檯上亂靠，只恭恭敬敬的站在水門汀上，等着老板娘正端出竹椅子來。乘風涼問道：「你怎麼還不走？」小三子道：「我等阿明哥呢。」說話時一個拖泥帶水的小癩。

三。跌。跌。踉。踉。的。闖。了。過。來。小。三。子。嫌。他。骯。髒。嚇。得。退。後。不。迭。後。面。偏。偏。有。一。個。包。飯。担。子。被。幾。個。癩。三。包。圍。着。如。風。擺。楊。柳。一。般。再。加。他。這。身。體。一。碰。盤。兒。碗。兒。一。片。響。竹。布。大。褂。子。上。少。不。得。也。措。了。許。多。油。幸。虧。包。飯。作。的。菜。湯。水。多。油。醬。少。色。彩。還。不。至。於。十。分。濃。厚。小。三。子。沒。口。子。的。叫。苦。又。給。挑。擔。子。的。罵。了。幾。聲。死。人。再。看。看。阿。明。喫。完。了。一。大。碗。飯。又。盛。了。滿。滿。的。一。堆。碗。和。那。些。夥。計。斯。文。文。的。喫。小。三。子。皺。着。眉。頭。朝。他。做。手。勢。阿。明。祇。是。笑。而。不。答。一。連。又。喫。了。兩。碗。飯。慢。慢。吞。吞。的。洗。了。兩。把。臉。纔。踱。到。櫃。檯。前。面。來。小。三。子。催。道。快。點。了。阿。明。笑。道。你。急。什。麼。白。相。遊。戲。場。早。哩。早。哩。我。們。十。點。鐘。以。後。去。也。不。遲。小。三。子。發。急。道。你。到。底。請。也。不。請。阿。明。笑。道。並。不。是。不。請。你。此。刻。店。裏。沒。打。烱。我。還。要。做。生。意。實。在。不。能。奉。陪。小。三。子。鼓。着。嘴。道。好。好。好。我。認。得。你。了。上。海。的。名。人。都。是。這。個。樣。兒。的。說。着。一。扭。腰。兒。要。走。阿。明。笑。道。你。真。是。個。性。急。鬼。午。時。三。刻。一。到。再。也。不。肯。延。留。片。刻。的。也。罷。讓。我。穿。一。件。長。衫。和。你。一。同。去。小。三。子。便。也。回。嗔。作。喜。阿。明。在。裏。面。收。拾。了。許。久。穿。了。一。件。淡。青。俄。羅。斯。府。綢。長。衫。出。來。口。裏。

脚一隻香烟。昂着頭道：走罷！小三子跟着他走了一段路。阿明從短衫、錶袋、掏出一支軟綿綿的烟，湊着吸剩的香烟屁股，呼了兩口，問道：你也要麼？小三子點點頭。阿明便又摸出一支香烟，連香烟屁股一齊交給小三子。小三子吸着烟，隨口道：你倒很寫意。出來時也不向店裏的人說一聲。阿明道：這店是我的。爸爸開的。我在這店裏正名定分，是一個刮刮叫的小開。誰敢管我？小三子道：你姓沈，怎麼你爸爸姓孫？阿明也忍不住哧哧一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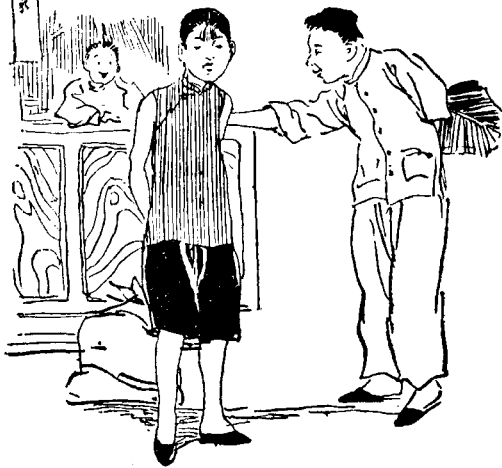
第三回 絕世豆芽香甜留齒頰 撩人蛋飯辛苦好喉嚨

話說從前有一句俗語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那時候社會上重男輕女，所以有此謬見。眼前是女人值錢的世界，就有順應潮流的人將原文加以修改，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西施。只更動兩個字，便大有雅俗之分。可見女人的魔力了。愛文義路小菜場裏除了豆腐西施、白菜西施之外，還有一個豆芽西施。她每天早晨挑一擔又白又嫩的豆芽菜到小菜場裏來，不到半個時

辰便賣得只賸一付空擔子。她的一雙脚一雙手像秋後的茄子一般紫一張臉却光潔紅潤好比鷄血滲花的石頭委實紅得可愛她的一張快嘴什麼話都說得出來可是遇見莽男子向她說風話他的臉會格外漲得緋紅大眾因她是賣豆芽菜的她又彷彿是丈二豆芽老而且嫩便公送豆芽西施的綽號他的小名小妹倒沒有人提起了她賣完了菜和大衆廝鬧一陣回家喫過午飯高興時便幫她丈夫沈大照料水果攤子說也奇怪沈大的水果攤子擺在小菜場邊上攤上的楊梅蟠桃香蕉往往容易爛壞只要豆芽西施的屁股挨着凳兒那些爛楊梅爛桃子爛香蕉都會不翼而飛沈大知道這法子很靈以先只每逢水果要爛時請她來坐坐後來便是水果不爛也要拉她來坐着好多賣些錢電燈亮後她將賣菜和水果得來的幾十銅板都裝進一個帆布袋裏拾到池浜橋附近的小烟紙店去換現洋烟紙店老板孫子恠是個識貨朋友看見她大袴脚直捲到膝上上身穿一件藍夏布背心胸前挺得高高的脅下的洞大大的先自有幾分歡喜拉着她的手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她紅着

臉。道。我。叫。做。沈。小。妹。子。孫。恢。又。笑。問。道。你。今。年。幾。歲。了。幾。月。幾。日。的。生。日。她。一。扭。頸。兒。笑。道。你。問。得。這。清。楚。做。什。麼。誰。同。你。扳。親。眷。說。了。又。格。格。的。笑。臉。却。越。發。紅。了。子。孫。恢。涎。着。臉。道。真。的。你。有。丈。夫。沒。有。她。橫。了。他。一。眼。嗔。道。有。便。有。十。七。八。個。丈。夫。關。着。你。什。麼。事。孫。子。恢。一。隻。手。伸。到。背。心。裏。面。笑。道。你。已。經。有。十。七。八。個。滑。膩。的。皮。膚。唉。這。樣。嬌。嫩。的。一。個。人。兒。不。將。她。藏。在。帳。子。裏。却。教。她。在。外。面。跑。來。跑。去。毒。日。頭。晒。着。風。吹。着。雨。淋。着。小。身。體。白。白。地。給。糟。蹋。了。可。憐。可。憐。豆。芽。

的團團紫紫樣這是還麼怎



丈。夫。怎。麼。還。是。這。樣。緊。緊。圓。圓。的。像。沒。有。養。過。孩。子。似。的。豆。芽。西。施。眉。峯。微。蹙。着。笑。道。養。孩。子。只。怕。要。等。你。來。孫。子。恢。喜。笑。道。真。的。麼。我。一。定。來。又。細。細。撫。摩。着。道。好。

西施從沒聽見過這樣知疼着熱的話。一時感激得只有流淚的分兒。一顆頭攔在孫子恢的手膀兒上。再也抬不起頭來。孫子恢自命是體面商人。見馬路上還有不少的眼睛隨時可以瞟過來。忽然一陣面紅耳赤。忙將手縮了回來。悄聲道：「我要好不在這一時半刻留着慢慢地辨滋味罷。」豆芽西施方纔抬起頭來。迷迷的笑。從這天起。他兩人天天上燈時。在烟紙店裏見面。久而久之。他兩人見面不必一定要在烟紙店裏。也不必一定要等到上燈時候了。沈大吸上了鴉片烟。懶得動彈。明知這錢來得容易。索性讓他們住到一起。來樣樣事。都便當些。光陰迅速不覺已是二十度寒暑。豆芽西施替他們養的兒子也有十六歲了。暫時姓沈。小名阿明。送到孫子恢店裏。學生意。阿明肚裏明白。私下權衡輕重。也總覺得姓孫爲妙。當下被小三子頂頭一問。倒一時不得主意。只好笑而不答。小三子低着头想了。想不禁臉上有點熱烘烘的。兩人低着头跑到大千世界。迎面早有兩個凶神惡煞的人。伸手攔住阿明。在衣袋裏掏摸了半天。摸出一張皺碎的小紙。雪白的紙頭已變成流灰色。只上面印的幾個

紅字還隱約辨得出來。阿明先將這張券交給小三子。又掏摸了半天。摸出一身痛汗。却再也摸不出第二張來。只索硬着頭皮翻身跑了出去。破費兩角小洋。在大千世界對門一家小烟紙店裏買了一張門票。和小三子一同進去。小三子笑道。你這人真是聰明。一世朦朧。一時要買門票。大千世界裏自有售券處。何必捨近求遠。跑到外面烟紙店去買。阿明冷笑道。你曉得些什麼。在烟紙店裏買。可以多一個銅板的找頭。說話時已走到甬道盡頭。有幾個小女孩子。脅下挾一大捲豆腐乾式的報紙。口裏喊道。大千世界報要。哦。阿明化兩個銅板買了一張揚着臉道。我只添去一個銅板。就可以拜讀許多大文豪的名著。你說。值得不值得。小三子道。但不知上面可有你的大作。沒有。阿明翻開報來。從頭至尾。細細尋找一遍。指着角落裏一小段道。喏。喏。你看這一首詩。就是我的得意之筆。小三子忙順着他手兒瞧。

贈歌史解語花

(綠豆詞人)

歌史解語花。綺年玉貌妖嬈。可喜執羣芳會唱之牛耳。余一見傾心。六

體皆投搜索枯腸爲俚句以贈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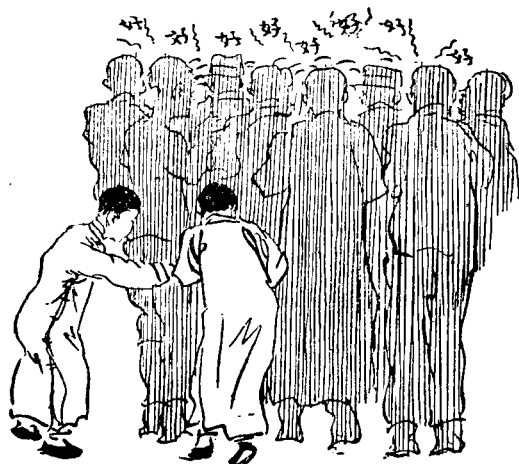
如花能解語比玉更生香色藝真雙絕無人不斷腸

阿明深恐小三子看不懂從旁一句一字的解釋給他聽小三子連連點頭笑道唱本上有的才子佳人天降良緣解語花就是佳人你便是才子阿明噙着嘴半晌說不出話來小三子又道從前才子要末不去勾搭那佳人如果存心勾搭的只消做一首詩丟了過去不怕那佳人不伏伏貼貼的將小身體送到才子的懷抱中來你這首詩登在報上以後除非解語花不看見她看見你的詩少不得也要演一演公子落難小姐在花園的故事我只等着喜酒喫罷阿明正言說道大千世界報本來只賣給羣芳會唱的妓女和捧羣芳會唱的妓女的朋友看的不瞞你說解語花早就和我很有意思我做詩捧她也不止一次兩次她的心裏巴不得就和我落一落交情倒是我看見注意我們的人太多了勸她暫時避一避風頭省得醋罐頭打翻教人旁觀不雅然而她芳心中正不知怎樣難過咧小三子聽得耳熱道快些領我去見這解語花是怎樣

一個美人兒。阿明道：「遲早你總會看見的。急什麼？她上臺至早要敲過十點鐘以後，現在她正忙着出堂差，如何能抽空跑到這裏來？我先領你去見見大千世界報的編輯先生。小三子撇着嘴道：「要去你一個人去，我不去。編輯先生的臉嘴怎麼及得來羣芳會唱？我甯可在坐在跑冰場外面看淌白。反正等你就是了。」阿明道：「這孩子真傻，看淌白總要用錢出去看編輯先生，說不定有好處進來，你怎麼這樣想不穿小三子一時福至心靈跟阿明上樓到扶梯口一個書攤面前，只見裏面一張破籐椅坐着一個骨瘦如柴的老頭兒，臉上斑斑點點像蒙着一層芝麻醬似的黑釉，頸下盡是寬鬆皺垂的鷄皮袋兒，一張癩嘴已經不見有下齶，只兩眼似乎還炯炯有光，手裏捧着一本新出版的「黑幕小說」，眼睛却望着攤前來往的人。阿明整了整衣冠，乾咳了兩聲，不敢驚動這老頭兒，拉着攤旁一個站着的小夥計悄悄的問道：「驚紅來過了沒有？」小夥計搖搖頭道：「沒有。」阿明又問道：「醉綠呢？」小夥計皺着眉頭道：「也許在樓下聽蘇灘你自己找他去。」阿明謝了一聲，重又領小三子下樓，回頭又望了那老頭兒兩

眼低低的道也是應該讓他搭搭架子的了他就是做海上第一夢的石玉生無論花界文字界他的資格都很老目下年紀大了連一支筆也不見得拿得動但是一般人仍舊不能不借重他大千世界報的主筆名義也是由他擔任我和他也是老朋友只因他對報務完全不負責任一切編輯事宜都交給驚紅醉綠兩人執管所以我懶得理會他並且上了年紀的人有的沒的不知那裏來的那些廢話只嚇得我望着他的影兒也逃小三子也沒聽清楚他說的些什麼只不住點頭道是身上却跑出幾升臭汗遠遠看見蘇灘場裏層層密密人多如蟻格外添了幾分熱意向阿明道大熱的天何必再跑到火爐裏去你看人這樣擁擠諒來也尋不着熟人還是在跑冰場裏坐坐適意阿明笑道皇帝不急倒急殺了太監我自有妙法說時拉着小三子的手站在蘇灘場外只不擠進去那時臺上的楊美娥不知道唱了一句什麼台下暴雷般一齊喝采在這千萬人采聲之中有一條喉嚨最尖最長彷彿是清風明月時的貓頭鷹叫阿明大喜道果然醉綠在這裏當下更不躊躇向這鷹叫之處不顧命

的埋頭鑽了進去。小三子緊緊跟在他身後，暗笑道：「我今天只好比西來的取經僧。阿明哥便是那拱開稀柿胡同的豬八戒。」阿明眼尖，已看見台下正當中一張桌子圍坐着幾個破草帽藍布短衫的泥腿漢子，醉綠便縮在這幾個漢子肘腋之下，拍手叫好。阿明只顧直着眼睛搶上前去，不防腳底下踹着一件軟綿綿的東西，就有一條嬌滴滴的一眼兀自罵不絕口。阿明無心細聽，挨到醉綠身後，輕輕拍着肩頭。醉綠回過頭來，見是阿明，眉頭微微一蹙，仍舊掉過臉去看楊美娥，拍着掌心一板一



不顧命的埋頭鑽了進去

滴的嗓子罵道：「觸你的娘，眼睛帶了出來嗎？」這樣性急，可是要到西炮台去。阿明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艷裝濃抹的淌白忙陪着笑臉道：「對不住大家，脚碰脚，好不要這樣動氣。那淌白橫了。」

眼的喊好。阿明不敢再擾他的清。與只好平心靜氣的在一旁等着。幸虧等不到三分鐘。楊美娥已翩然躲到簾子裏面。醉綠方怏怏的立起身來。和那幾個泥腿漢子點點頭。道一聲回去。懶洋洋的走出蘇灘場。阿明緊緊跟在身後。喘吁吁的道。今天真尋得我好苦。想不到你會在這裏聽蘇灘。醉綠仰着頸子。冷冷的道。我也想不到你會來尋我。阿明拉了小三子一把。道。我來給二位介紹。介紹這位是大千世界報理事編輯醉綠先生。這位是史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方笑道。這位是史蘭隈先生。也是上海的一個小開。小三子瞪着阿明臉上。潑血似的紅了。醉綠眼睛望着天上。口裏喃喃的罵道。該死的。天怎麼熱得這樣。利害。我還有許多事呢。阿明滿面堆着笑。將身邊人五更調戰兢兢的遞了過去。吃地道。請你法眼看看。怎樣能夠明天就登出來。麼。醉綠隨手塞到衣袋裏。搖頭道。明天的稿子。早就排好了。萬萬來不及放在我這裏。就是遲早總可以補白的。說時掉頭便走。道再見罷。我這兩天輯務真忙迫得很。誰有工夫來聽蘇灘呢。偏生遇着那幾位仁兄。一定要拉我幫他捧場。我心裏一百

廿四個不願意沒奈何看在一碗蛋炒飯的面上說不得應酬他們一回實在這碗蛋炒飯喫得不應不趁當時很飽此刻倒又餓了阿明忙道我們喫酒釀圓子去我請客醉綠嗜了一聲邁着大步隨阿明到髦兒戲場外一張攤子旁坐下一排長板兒上放着許多空碗還有幾盆紅綠絲和白糖一大羣蒼蠅在那裏跳雀兒思動擺攤兒的過來問八個銅板一碗的還是一百錢一碗的阿明道就是八個銅板一碗的罷擺攤兒的便盛了三碗來半碗清水浮着幾粒糯米下面不到十個圓子阿明耐着性兒埋頭慢慢的喫小三子和醉綠早已一飲而盡阿明搶着會了鈔問現在到什麼地方去醉綠閉着眼睛想了想還是平等廳比較的舒服些阿明道也好不過化裝彈詞討厭得很醉綠道是時候了羣芳會唱也應該上台了阿明拍了衣袋還有幾個小銀元鏗鏘鏘的作響便也放着膽兒答應三人就在平等廳旁的躺椅上坐地自有熟茶房上前招待阿明道泡一壺綠的來拿三只孟子茶房笑稱曉得台上的化裝彈詞由一般臭男子扮演醉綠正眼都不屑一看躺在椅上一聲不響茶房將茶

泡來阿明倒了三盃。又買了幾個銅板的五香豆。請醉綠喫。醉綠嚙得高興。翻身坐了起來。掏出阿明的稿子看了。又看阿明。又驚又喜。伸過頭來偷看。口裏連道：請你筆削削了。醉綠道：馬馬虎虎也。將就用得鉛字排出。後看報的人誰又懂得好壞。阿明道：如果明天來不及登出。就是後天也好。醉綠道：不要緊。我今天十一點鐘模樣。反正要到印刷所去看大樣的。臨時我教他們硬插進去。就是了。阿明眉花眼笑。的道如此感謝不盡。醉綠笑道：這又算得什麼。一雙手只在案上亂摸。阿明見五香豆已經喫完。趕緊又買五十文。醉綠一手拈五香豆。一手捉住茶壺。談笑風生。茶房遠遠的皺眉賣五香豆的。却笑嘻嘻的只管站在一旁繞來繞去。醉綠道：你的長券我已經……說時喝了一口茶。阿明忙又買了五十文的五香豆。醉綠喫着豆。道：我已輕向石先生說過多次了。年紀大的人記性總不大好。我明天再替你催一聲。阿明謝道：一切多蒙盛意。照拂日後。一總拜謝。小三子枯坐無聊。留心細看醉綠穿一件黃油油的白嗶嘰長衫。一張瘦而且黑的臉。一對顴骨高聳。在三十三天以外。一雙小眼睛深藏在

十八層地獄以下。雖然言不出衆。委實貌能驚人。只喫五香豆時。稍稍顏色好看。點正看得出神。只聽見驚天動地的一聲響。湧進來一羣怪物。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一包醬肉千里尋師 三尺饑涎羣雄奪美

話說化裝彈詞終場。羣芳會唱將要登台平等廳裏。馬上添了無數游戲才子。爲首一個五短身材。一部洋灰鼠的短鬚。頭上戴一頂紅結子紗帽。身穿一件玉色春紗半截衫。手拿一柄白紙的打狗扇。一路搖搖擺擺的哼了進來。身後跟着一個穿竹布長衫的黃瘦少年。其餘蝦兵蟹將不計其數。一陣鴉鳴雀噪之聲。驚遍了大千世界。醉綠等那洋灰鼠從身邊走過。含笑道。時公先生。今天來得好早呀。時公點頭笑笑。道。休言我來早。還有早來人。昂着頭跑到裏面角子上。扳着一個高脚凳兒。縱身坐了上去。閉目盤膝。儼然是一個烏巢禪師。阿明扯着小三子的衣角。道。羣芳會唱的首領是唱老生的黃魚。年紀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足有五十九歲了。這位莊時公先生是捧羣芳會唱的首領也。只比

黃魚大三五歲好在他孺慕之情至老不改你看他那種顧影自憐的樣兒便完全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有時候比我們還要淘氣他這個人真會尋樂據說曾經做過一任知縣老爺大約總撈着了幾個錢他却了幾個錢他却好色如命只花兩毛小洋跑進大千世界來聽羣芳會唱也可發來得勤了他是向來不泡茶的人泡好了茶他喝采喝得喉嚨乾燥了便東也來呷兩口西也來呷兩口一定要茶壺嘴上沾染着許多臭唾沫他纔肯



儼然一個
烏巢禪師

以說極耳目視聽之娛了近來他也時時替大千世界報做稿子報館裏送了他一張長券於是乎門票二角也不必現掏腰包他的足跡益

放。口。那。個。穿。竹。布。長。衫。的。黃。瘦。少。年。姓。什。麼。我。倒。忘。記。了。大。衆。只。喚。他。做。蝨。蟻。
一。向。歡。喜。謔。幾。句。歪。詩。只。苦。暗。中。摸。索。未。經。名。人。指。教。自。從。看。見。這。莊。時。公。先。
生。好。比。乾。柴。遇。見。了。烈。火。進。進。出。出。決。不。肯。離。開。莊。時。公。屁。股。後。面。十。步。以。外。
小。三。子。聽。得。格。格。價。笑。將。起。來。阿。明。還。待。演。說。下。去。蝨。蟻。蹙。了。過。來。挨。着。醉。綠。
坐。下。問。道。這。兩。天。可。搜。集。着。什。麼。佳。作。否。醉。綠。笑。道。總。算。兄。弟。替。玉。生。先。生。幫。
忙。以。來。還。不。十。分。坍。台。同。社。諸。君。的。大。作。日。趨。精。警。有。字。皆。香。無。語。不。豔。非。惟。
區。區。之。幸。亦。敝。報。之。榮。也。蝨。蟻。微。微。一。笑。醉。綠。掏。出。阿。明。的。稿。子。道。你。看。看。這。
篇。東。西。怎。樣。蝨。蟻。學。狗。明。星。琳。丁。丁。的。表。情。鼻。孔。聳。了。兩。聳。抬。眼。望。望。天。花。板。
又。睜。了。阿。明。兩。眼。阿。明。便。起。了。一。身。的。鷄。皮。疙。瘩。隱。約。有。點。汗。意。蝨。蟻。向。隔。座。
討。了。一。支。香。烟。吸。着。一。雙。腿。搖。晃。得。岌。岌。可。危。的。道。我。今。天。倒。做。了。幾。首。香。奩。
體。的。詩。遍。贈。羣。芳。會。唱。的。諸。姬。每。人。一。首。我。自。己。覺。得。不。愜。心。意。已。極。滿。擬。塞。
到。字。紙。籠。中。永。世。不。見。人。面。不。料。時。公。先。生。有。賀。蘭。食。糞。之。癖。一。見。拙。作。驚。喜。
雀。躍。拍。案。叫。絕。既。寵。以。序。跋。復。綴。以。評。註。真。是。孤。始。願。不。及。此。醉。綠。道。時。公。是。

騷壇名宿所賞識的佳作。當然珍妙不同凡響。願得先覩爲快。螿扭着腰肢，愁笑多時，纔摸出薄薄一本小冊子。鄭鄭重重的交給醉綠。醉綠翻開第一頁，念着那題目道：捧芳詞。忽然臉上滷起兩朵紅雲，一眼瞥見茶杯裏還有一星茶，腳忙拿過來湊着嘴唇，慢慢的呷。那茶味，螿道：這是時公先生做的小序。妃白儷黃很難索解。暫時不必看他醉綠心裏一寬。隨手將茶杯放在案上。重又念螿做的詩句道：一朵花紅勝，螿急道：這是七言絕句。醉綠連聲應道：哦哦。又乾咳了一陣，纔接下字斟句酌的念道：一朵花紅勝，葉紅念着又贊道：冶豔極了。真個吟到梅花句，亦香古人不我欺也。螿聳着吟肩，抱着騷膝，在一旁幫着曼聲長吟。對座一個中年男子向身旁一個傳粉少年冷笑道：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有莊時公那個老怪物，便引出了螿。小怪物自有許多見橐駝，以爲馬腫背的俗人，將他們當做活寶。我魏秋夢就看不慣。這個樣兒，傳粉少年不說什麼，只含笑點頭。魏秋夢又道：前幾年有一個專做鴛鴦蝴蝶派小說的余青蝶，什麼魂什麼影什麼痕什麼淚，做得筆頭滑溜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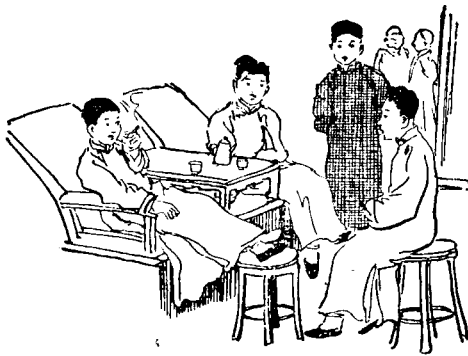
來也。想附庸風雅，做一個少年詩翁，便在他編的小說雜報上，一首一首的自相倡和我。却一時技癢，限用屋北、鹿獨、宿溪、西鷄啼的韻，再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半等字，做了四十四首。閨怨詩請他，即賜和章，只嚇得他三魂渺渺，七魄悠悠，跑到北京拜樊樊山做老師。那時蝥螟只怕還在讀狗牛羊人手刀尺呢，想不到現在會做幾隻東鄉調，又認得一個莊時公，居然便狂得沒有分際。兒今之少年喜謗前輩，原也不足為奇，只是那莊時公又算得一個什麼東西。坦腹坦腹，卿本佳人，於意云何。傅粉少年，手裏翻弄一方顏色，嬌豔的手帕眼光四射的道：不瞞秋夢先生說，區區雖是少年，却一點沒有輕薄氣。雖然能倚馬爲文，却沒有一點書卷氣。孟夫子說的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區區却反其道而行之，專好爲人弟子。孔二先生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韓文公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區區自跳出娘肚皮，就抱定這個宗旨。前不幾時也是天緣湊合，秋夢先生曉得的我一向寄居在娘舅家裏的。這天我回家略晏了點兒，已成了闍黎，飯後之鐘一時無計可施，只得用開水泡了一

碗飯親自出去買了兩角錢的醬豬肉。喫飯時并不曾注意。等到飯盡肉空之後纔發見包醬豬肉的一張報紙印刷紙張都不像上海的出版物。一時好奇翻來覆去看了幾遍。知道這報是民言報館址在北京。雖則這報名不見經傳。然而能夠不遠千里而來到上海。包醬豬肉也可以勉強算得不脛而走。娘舅平日一錢如命。只郵票却散置案頭。任我取攜。我便偷了幾分郵票寄給北京民言報。請先寄來幾份試閱。如果合意當再續訂。也許是續訂二字的魔力。民言報竟一連寄來三份。我從頭至尾看得一字不漏。纔曉得辦這張報的姓方名朝宗。也是南人旅北的一個小小名士。從他的詩文中可以證明他在北京兼着幾個不重要的差使。和樊樊山、關穎人等都是點頭之交。他的老師是個已死而與章孤桐齊名的大文豪。固然他的筆墨并無甚過人的特長。單說以上諸點看起來已經值得歎羨。何況他還辦着一張民言報。嚴極論之。這民言報每日只出一張。他自己已在報上宣傳銷數在一千份以上。這種報也就可憐得很。不過區區曾經發一宏願。想集合上十個同志。每人出個三五元。湊滿三

五十元辦一張小報玩玩三天出一小張區區交游廣闊海上之大何止數百人登高一呼應聲四起結果宣傳了三年零六個月這張報依然在籌備之中由此看來這位方朝宗先生本事不在小所以區區佩服得肝腦塗地連夜草楷繕成一封萬言書自請附於及門桃李并附上一張紅紙條兒寫明受業王垣腹字樣這封陳情書寄去以後杳無音訊却在民言報的通訊欄內看見方先生的答書無非謙不敢承一類客氣話但是我立意拜他爲師豈肯灰程門立雪之志再三寫信去哀求方先生也明白却之不恭少不得受之有愧我自那日起方能此身分明而且此心大定秋夢先生區區之意自問可憐以之激厲薄俗實爲對症良藥也魏秋夢正凝眸注視羣芳台上的。一個未來之名花眉目也還清秀只是衣服帶着鄉村氣嗓子大而無當唱了幾段台下鴉雀無聲她勉強唱完搵淚進去台下一齊哄堂大笑魏秋夢不忍再看回過臉來恰聽見王垣腹的最後幾句話便慨然道現在薄俗真可鄙恨只要尋着一個狗頭名士不管相識不相識要認他爲師那些狗頭名士本來馬勃和牛溲兼

收并蓄。添一兩個記名的弟子。並不會有毫毛的損失。好像張宗昌的外室一般。隨處皆是。往往自己都記不清。那許多那些弟子。却也高明。並無心執經請益。只揜着貴老師的旗號。游行示衆。前人詩話上說的。曾在藤州見一家舉殯。其銘旌曰。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間壁豆腐店王阿奶之靈柩。現在抱風頭主義的少年志士。差不多都是這種行徑。清人有一個閻百詩。目下簡直可改稱百師。咧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百登龍門。自可聲價千倍。無怪他們要趾高氣揚。咧魏秋夢說這話時。兩眼直射着螻蛄。一轉眼。忽然瞥見王垣。腹面紅耳赤。很有坐立不安的樣兒。詫道。天熱人雜。坐在這裏。似乎不甚相宜。但爲瞻仰玉人。色相。計又不能不棘圍坐。暖但你既然怕熱。教茶房買一瓶。嚙。嚙。水來。王垣腹定一定。神道不要緊。我也難得這樣。一會兒就會好的。魏秋夢看王垣腹臉上。果然新紅。盡褪。稍覺放心。歎道。現在的少年。顏厚如鐵。儘可以三鎗戳不出血來。像老弟。台只天氣稍熱。便免不得白裏泛出紅來。倒也難能可貴。不過如此。嬌嫩的面皮。以之處世。恐怕有點不合時宜。罷。王垣腹搖擺着。沈郎瘦。

腰得意無言。魏秋夢太息着搖了搖頭。頭上猛然間一聲喝道：好呀！抬頭看時，莊時公據在高凳上，口不停，喊手不停，拍平廳的捧客，沒一個不睜睜的向他笑着。莊時公格外精神，煥發不住的喊：真好！魏秋夢向王坦腹，鼻子裏笑了一聲，道：你看他又在那裏發鷄爪風了！老而不死是爲賊。這句話就應在他身上。王坦腹也禁不住笑得哈哈的。莊時公又在高處作羅美人若論他的唱工，更是口齒不清，一年到頭像口裏含着一樣東西似的。比起我的艷卿，色藝懸殊，那可同年而語。艷卿之妙，又不僅僅乎色之美，藝之



魏秋夢看王坦腹臉，果然新紅透

驚人之聲道：好極了！低處也四下應聲，唯然叫好。魏秋夢氣得臉多白了，抖着道：莊老頭兒，自命是看花巨眼，我一百二十四個不佩服，你看他捧的這個寶琴，粗眉大眼，闊嘴厚唇，外加又黑又瘦，祇可算是尼格

優她眉目間自有一種名貴之氣不獨可愛而且可敬她的品性孤高冷逸正如歲寒的梅花和水仙可以顛倒衆生而止肯讓衆生自去顛倒決不屑效尋常蕩姬之烟視媚行淫啼浪笑以取悅於流俗此正宜心坎温存眼皮供養猶恐褻瀆芳儀奈何儉奴故爲抑揚旣不能加膝則索性推淵反而捧奇醜之寶琴林譯彗星奪壻錄中的馬加西子爵說吾前此亦曾預料所得者或老或醜或劣初未嘗期及三事乃并於一身唉世以愛憎爲毀譽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我們在此聽羣吠未免有礙衛生不如出去兜幾個圈子等這騷形怪狀的寶琴下場後再來王坦腹一生以順爲正也便隨口答應着正待雙雙站起身來一陣香風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女郎穿一件蟹青色鐵綫紗的旗袍胸際綴一朵盞大的茉莉花球嫋嫋婷婷的隨風飄了進來魏秋夢頓時張目癡笑坐在椅上氣喘不迭那女郎向他瞟了一眼似笑非笑的一扭腰鑽到後台裏去王坦腹忍不住喊了一聲好魏秋夢埋怨他道你就是這種地方還不脫小家子氣此等市井惡態焉可以之唐突我之艷卿王坦腹笑着

謝罪一個慘綠少年。遠遠的向這面一點頭。王坦腹也只得點頭。相答。眉頭馬。上蹙得緊緊的那少年。昂頭四下張望了半晌。走到王坦腹面前。笑嘻嘻的道。我須備替媚君出一張特刊。現已着手徵稿。大約一星期後。即可出版。你也是。捧媚君的同。志。何妨做一兩首詩送她。王坦腹雙手捧着頭道。這個一定回去。就做那少年笑道。我預先替媚君謝謝你的盛意。說話時媚君大搖大擺。四平八穩地。從坦腹座旁搖了過去。那少年伸了伸舌頭。縮頭一笑。直送媚君到後臺門口。口裏又低低的咕嚕了幾句。魏秋夢問道。剛纔田山陽同你說些什麼。王坦腹披披嘴。惻惻地一笑道。小田想轉媚君的念頭。如何轉得着他。自出娘胎以來。還不曾涉足風月之場。倘和我比一比。高下真差得遠哩。魏秋夢道。着呀。別的不必說。小田一臉的晦氣。色就是拚命的捺雪花膏也。只如油炸鬼上面。蘸白糖一般。怎及得老弟台細皮白肉。天造地設的潘字資格。王坦腹拊掌狂笑。謙遜不遑。道。辱承謬贊。豈非愛而遂忘其醜。魏秋夢見寶琴已曲終人不見。知道艷卿就要登臺。不敢怠慢。拉了王坦腹擠到台前。正當中第一排強佔。

下兩張椅子磨掌以待。艷卿的半面剛伸出。上場門魏秋夢和王坦腹先連足。丹田之氣連喊了幾聲。碰頭好引得許多沒有關係的人也跟着乾嚷。以後一句一好一字一板熱鬧非凡。艷卿下去接着媚君上來。魏秋夢也陪着王坦腹大聲吶喊。王坦腹看見媚君面含春色不免象喜亦喜無意中覩見田山陽坐在對面和台上不住的眉來眼去。一陣傷心歎道。論資格我那一件不及田山陽。此天之絕我非面之罪也。因想起捧角之風發源北京。或者此中別有終南捷徑可以獨操勝算。只同輩中盡是些足跡不出洋場一步的。安得尋一個春明夢裏人細問奧妙。想了半天忽然拍着椅背道。有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覺。

第五回

中宵拚碎鏡影共心溫

盛夏擁重衾人沾鬼趣

話說王坦腹這夜在大千世界聽了媚君的『知心客』出來。魏秋夢拉着他。要到艷卿處去打茶圍。王坦腹心中有事勉強笑道。我看還是免了罷。要打茶圍。此刻似乎略嫌早了些兒。他正忙着出堂唱跑去。同娘姨大姐打譚有什麼

意思再遇着魑裏魑。魍魎房間不空。將我們讓到馬桶間裏去。那纔香艷絕倫哩。魏秋夢鼓着嘴道：你怎麼無端說這種煞風景話。我於艷卿已叫過五六個堂。差了名士好色美人憐才自問很有資格。決不至於熱氣換冷氣的。王坦腹聳肩笑道：艷卿或者沒有什麼問題。鋪房間的老鴿恐怕只肯憐有貝之才。罷堂差多。叫叫還不甚要緊。打茶圍只愁要打出花頭來。魏秋夢打了一個寒噤。氣忿忿地道：我癡長幾歲有什麼不明白的。你不用拿金鐘罩來罩我。我曉得你有你的心經。你要到媚君處獻慇懃去哩。走罷將軍。齊上馬各自奔前程。說罷掉頭不顧而去。王坦腹倒發了一會癡。滴下兩滴辛酸之淚。來搜索身畔。只剩一枚民國十一年的一雙毫。不由到抽一口冷氣。頓着脚。拍着腿。發很道：誰教你骨頭作癢。要跑到大千世界來。於今只索辛苦你跑回辣斐德路。喫了這一回苦。看你下次再來捧這淫賤的小皮夾子。說到這裏。天良發現。伸開雙手。左右開弓。在粉頰上重重打了兩下。道：大逆不道。我怎麼可以侮辱神聖。不可侵犯的。她一路上悔恨怨艾。眨眨眼。就到了他娘舅家。輕輕用手在大門上敲了兩



陽山田如不繁·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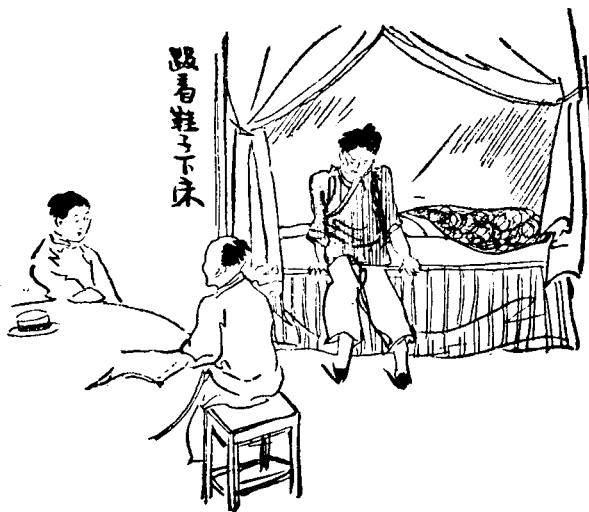
下裏面並無動靜。王坦腹滿心焦躁，只能大聲呼喚路旁，忽有一個賣火腿糴子的提尖着嗓子沿街叫喊。裏面車夫聽得清楚，開門出來買糴子。王坦腹暗暗叫了一聲爺叔，便趁這機會溜進門來，躡手躡腳摸上扶梯，推開亭子間的門，纔舒了一口氣。黑暗之中，和衣躺在床上，想起平等廳的恨事，咬牙道：「潘驢鄧小閒，照樣資格，我那一樣不及田山陽？媚君慧眼如炬，怎的會看上了他？假使看上了，比我漂亮的翩翩美少年，我又氣得過些，無奈田山陽只能算是印度小白臉，金盤貯狗矢，這事何等可以椎心泣血的事？但是我不敢恨媚君，我只恨田山陽好好色，是人們的天性，何況媚君之嬌姿，爲有目所共賞，所以我並不恨田山陽捧媚君單單恨他，怎會博得我愛者的憐愛一聲長嘆？扭明了電燈，從被褥下尋出幾塊碎玻璃，鋪在桌上，湊成一面小鏡子，對着鏡中的玉顏看了，又看拍案道：「我那一點不如田山陽？我的皮膚上粉田山陽不上粉，我的頭髮黑漆田山陽的頭髮金黃，田山陽的牙齒也沒有我白，田山陽的嘴唇也沒有我紅，媚君我的那人兒，你也不想想檀口搵香腮時的滋味麼？王坦

腹。顧。影。自。憐。淚。如。雨。下。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跑。到。愛。而。近。路。平。平。出。版。部。見。大。門。緊。緊。閉。着。便。勁。兒。播。了。一。陣。半。天。纔。有。一。個。茶。房。揉。着。眼。睛。出。來。開。門。看。見。王。坦。腹。是。陌。生。面。孔。便。兩。眼。朝。天。暴。聲。道。這。樣。大。的。力。氣。手。不。疼。麼。現。成。的。電。鈴。不。擎。王。坦。腹。方。覺。手。腕。真。個。紅。腫。異。常。茶。房。又。道。你。找。誰。王。坦。腹。道。有。一。位。歐。先。生。在。這。裏。麼。茶。房。道。有。是。有。一。位。歐。先。生。不。曉。得。是。不。是。你。要。找。的。歐。先。生。王。坦。腹。道。是。歐。六。一。先。生。茶。房。道。讓。我。問。問。看。便。揚。聲。問。裏。面。道。歐。先。生。在。家。麼。裏。面。一。個。小。茶。房。答。道。家。倒。在。家。只。怕。還。沒。有。起。來。呢。開。門。的。茶。房。便。道。你。拿。一。張。名。片。給。我。上。樓。去。問。問。看。王。坦。腹。將。名。片。交。與。茶。房。茶。房。道。你。在。下。面。等。着。罷。說。着。有。氣。沒。力。的。捱。上。樓。去。王。坦。腹。來。時。已。走。得。汗。流。浹。背。再。站。在。烈。日。中。等。着。渾。身。焦。灼。作。痛。暗。下。裏。嘆。道。幸。虧。只。是。見。一。個。窮。困。與。我。相。等。的。無。聊。文。人。假。使。跑。到。什。麼。闊。人。的。府。上。更。不。知。要。受。幾。多。烏。氣。四。下。打。量。這。平。平。出。版。部。倒。是。半。新。的。三。樓。三。底。房。子。大。約。出。版。部。只。租。三。間。樓。面。所。以。扶。梯。口。又。掛。着。一。塊。招。牌。那。茶。房。站。在。半。扶。梯。上。向。外。招。手。道。就。請。上。來。罷。王。坦。

腹脫下頭上的一頂打鳥帽。當扇子扇着一手。拎着黑華絲葛的長衫。低頭踱上樓來。茶房推開前樓的門。讓王坦腹進去。門上裝有彈簧。隨手依然關上。房裏橫放在兩張半床寫字檯上。筆墨縱橫稿紙狼藉。一個四十來歲的小鬍子。躺在籐椅上。看報。王坦腹一怔。囁嚅着道。這位就是歐六一先生。久仰得很。小鬍子放下報來。搖頭道。不敵姓。歐先生。在床上哩。王坦腹轉眼看一張床上。被褥堆得高高的。裏面却好像沒有人似的。三個枕頭疊放着。上面擱着亂髮蓬蓬的一顆頭。王坦腹站在床前。進退兩難。那位。歐先生。道。方纔茶房送名片進來。時。他還半醒着。此刻。大約又睡熟了。請問尊姓。王坦腹便送過去一張名片。肚裏道。到上海來一個禮拜。名片倒用去了兩百張。咧。歐先生也遞了一張名片過來。上面印着。鄒西村三個大字。還有一行頭銜。省教育會會員。王坦腹肅然起敬。連說久仰。鄒西村道。歐先生。昨夜打了一夜的牌。所以今天這樣好睡。王先生一向和歐先生是。王坦腹欠身道。也是聞聲相慕。只能算是神交。鄒西村道。王先生。今天過來可有甚要事。不妨由兄弟代達。王坦腹道。也沒有什

麼。要。事。不。過。想。一。譏。荆。州。而。已。鄔。西。村。眉。頭。一。皺。兩。下。寂。然。無。語。床。上。響。了。一。陣。一。顆。頭。漸。漸。伸。出。被。外。鄔。西。村。忙。道。六。一。好。起。來。了。有。一。個。王。先。生。來。看。你。床。上。的。歐。六。一。轉。臉。朝。外。一。頭。的。亂。髮。頭。足。足。有。一。尺。多。長。一。雙。大。眼。深。深。凹。着。臉。色。黃。中。帶。青。像。一。個。燕。子。窠。裏。的。朋。友。不。耐。煩。的。聲。音。道。王。什。麼。我。又。不。認。得。他。王。坦。腹。陪。笑。道。歐。六。一。先。生。真。真。久。仰。得。很。歐。六。一。的。睡。魔。被。他。驚。醒。了。一。大。半。伸。手。在。枕。邊。摸。出。那。張。名。片。摩。挲。倦。眼。看。了。又。看。道。足。下。就。是。王。坦。腹。先。生。麼。這。名。字。很。熟。好。像。在。那。裏。看。見。過。似。的。王。坦。腹。道。不。敢。區。區。時。常。在。大。千。世。界。報。和。小。小。世。界。投。投。稿。歐。六。一。指。着。椅。子。道。請。坐。王。坦。腹。很。踉。蹌。地。坐。了。鄔。西。村。站。起。身。來。笑。道。什。麼。天。氣。不。怕。發。痧。還。蓋。這。厚。的。棉。被。大。概。你。離。塚。中。枯。骨。的。地。位。不。遠。了。歐。六。一。翻。身。推。開。棉。被。跂。着。鞋。子。下。床。笑。道。起。來。倒。又。覺。着。熱。了。昨。天。那。一。副。牌。真。喜。出。望。外。我。本。不。預。備。做。索。子。清。一。色。的。起。手。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七。七。八。八。索。一。對。白。板。只。能。聽。六。九。索。湊。一。色。一。台。白。板。來。只。能。碰。不。能。和。抓。牌。却。是。一。張。一。筒。我。想。要。和。索。性。大。些。一。台。有。什。麼。意。思。

一。很。心。白。板。開。對。打。去。第。二。次。抓。牌。得。着。一。張。七。索。又。打。去。一。張。白。板。我。想。七。索。第。四。隻。是。不。會。再。來。的。了。要。末。八。索。一。碰。再。聽。五。八。索。六。索。一。碰。再。聽。三。六。索。或。者。喫。三。索。聽。六。八。索。對。倒。兼。聽。七。索。其。餘。進。張。也。甚。多。來。一。隻。九。索。可。以。聽。一。四。七。索。也。還。不。錯。正。我。做。索。子。再。加。我。的。對。家。就。是。上。家。的。上。家。是。著。名。的。黃。包。車。見。他。的。下。家。打。七。索。便。跟。一。張。九。索。害。得。我。容。容。易。易。的。和。了。一。副。清。一。色。的。平。和。四。十。和。底。



跟着鞋子下床

暗。暗。搭。算。別。隻。牌。來。聽。什。麼。張。子。上。家。打。一。張。七。索。我。拿。六。八。索。喫。嵌。張。打。一。筒。出。去。我。拆。白。板。對。時。手。法。很。妙。別。人。都。當。是。隨。抓。隨。打。而。且。喫。牌。後。打。出。去。的。是。筒。子。更。沒。有。人。疑。心。

四台六百四十和倒勒而又倒勒了。講明買頂六百和可惜不是我的莊。只收進四十八元未免對不住這副好牌了。鄔西村笑道：好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算你一萬和怎樣？你昨天總總該贏足了。歐六一搖頭道：結果還輸一塊錢。鄔西村笑道：沒有的事。你總不喜歡說真話。歐六一道：騙你不是人。我昨天八圈只和了兩副一副平和一副就是這清一色平和並且名義上雖只輸一元實際上却輸了二十元。因為我這一副六百和時已是最後之一副牌。做莊的應該給我二十四元。但他是大輸家，只給我五元十九元在暫欠項下。你說怎不教壯士心灰英雄氣短。鄔西村一路笑了出去。歐六一忙着教茶房舀水來洗臉嗽口。漆黑的頸子雪白的印度綢短衫王坦腹看了好笑。歐六一胡亂洗盥已畢，躺在籐椅上喘息不定。茶房倒了兩杯茶來。歐六一呷了一口，衝着王坦腹道：我自京華鍛羽歸來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終日樓居不問世事，海上之人竟無我半個交游，不知足下從何得知天壤間尚有歐六一其人。王坦腹笑道：也是前幾天在報紙上拜讀大作，纔曉得的。歐六一閉目思索了一會。

道奇了。我在弱冠以前的確很喜歡搖筆爲文。那時既非汲汲於蝸角微名，亦非孳孳於蠅頭微利。只因涉世甚淺，意氣甚盛，覺世界上事事不和我意。人人不稱我心，正是骨鯁在喉，不罵不快。現在我已爲萬惡社會所同化，方知事事人人皆是理應如此。連我自己也未嘗不在可罵之列。所以輕易不敢舞文弄墨。報紙上久已無我的文字。足下是從何處得見的王坦腹道是北京出版的民言報。歐六一道啊。民言報辦這報的方朝宗也是一個怪物。我和他說熟不熟見面倒還認得。不過我不會做文字給他呀。王坦腹道是一封信。歐六一道。民言報雖承他按期寄來，我是奉旨不看的。也許我前次寫一封回信給老方，就被他派用場了。王坦腹笑道不錯。歐六一道。嗜老方太無聊了。尋常通候的信也要在報上發表，何以稿荒一至如此。王坦腹笑道現在的大小報紙登朋友往來信札算是時髦。有的一登十幾封，佔却大半版的地位。咧。歐六一搖搖頭道。天下之事無奇不有。民言報在北京也極難看見。怎麼足下倒訂了一份。王坦腹道。方朝宗先生就是敝老師。歐六一笑道。足下大約有好幾年沒看見。

令師了。此公近幾年來在北京租着公館，也可以說此間樂不思蜀了。王坦腹唯唯稱是。歐六一道：此公真可以算是活動的萬寶全書。詞、詩、歌、賦、金、石、書、畫，以及醫、卜、星、相、吹、彈、歌、唱、九、流、三、教、各種技術，他雖無一能，精却無一不能。足下是從他研究詩詞呢？還是從他學江蘇二黃？王坦腹只好笑而不答。歐六一笑道：說起江蘇二黃，大有文章在裏面。這江蘇二黃四字，本不預備奉贈給老方的。北京的戲子對於南邊人也分不清。省界聽見南邊人說話，不問江西是福建，都被疑心是江蘇。話有一次一個老伶工聽見一位安徽票友串戲，滿口倒字，而且人辰轍和言前轍不分，便笑道：這大約是江蘇二黃了。有位評劇家拾了去，在報上發表，湊巧老方這天也在那裏串戲，而且是道道地地的江蘇人，而且只有他是江蘇人。於是恨那評劇家深入骨髓，大衆索性將這炭簍子敬贈給他。去戴老方的尊容，是你所看見過的，不必我來形容。聽他唱戲時，真嚇得我魂不附體。他臉上平時好像堆著四兩烟灰，忽然搽了紅的胭脂，白的粉，已可謂極天下之奇觀了。再加他那副大近視眼，比鄭正秋還要利害。褪下

了。眼。鏡。可。以。連。他。同。衾。共。枕。的。夫。人。太。太。都。看。不。清。楚。我。有。一。次。看。他。唱。上。天。台。真。替。他。捏。一。把。冷。汗。深。恐。馬。失。前。蹄。真。個。二。十。八。宿。歸。天。我。們。看。客。豈。不。都。變。成。弔。客。了。嗎。王。坦。腹。縱。聲。狂。笑。道。可。惜。區。區。沒。有。這。眼。福。與。他。老。人。家。盟。訂。三。生。却。緣。慳。一。面。歐。六。一。詫。道。原。來。足。下。竟。與。老。方。不。曾。會。面。過。王。坦。腹。點。頭。道。是。新。近。通。信。遙。從。的。因。將。隨。身。帶。來。的。兩。張。名。言。報。交。與。歐。六。一。一。張。登。着。王。坦。腹。千。里。求。師。的。信。一。張。登。着。方。朝。宗。千。里。收。徒。的。信。歐。六。一。大。略。一。看。將。報。還。給。王。坦。腹。談。鋒。不。覺。大。減。王。坦。腹。一。時。也。想。不。出。可。說。的。話。砰。的。一。聲。房。門。開。處。一。個。人。氣。急。敗。壞。的。闖。進。來。歐。六。一。和。王。坦。腹。都。嚇。了。一。大。跳。那。人。將。手。裏。的。一。本。雜。誌。拍。的。向。寫。字。檯。上。一。撂。額。角。上。的。青。筋。一。根。根。脹。得。多。粗。大。聲。道。我。非。大。罵。說。到。罵。字。看。見。王。坦。腹。在。旁。便。縮。住。不。談。歐。六。一。忙。忙。問。道。什。麼。事。這。樣。氣。沖。沖。的。那。人。連。連。搖。手。道。不。談。待。一。臵。兒。再。詳。細。說。與。你。聽。歐。六。一。道。我。替。二。位。介。紹。介。紹。這。位。是。王。坦。腹。君。這。位。是。徐。小。坡。君。王。坦。腹。知。道。沒。有。談。話。的。機。會。稍。稍。寒。暄。便。起。身。告。辭。暗。笑。道。一。向。只。當。歐。六。一。是。個。個。儻。風。

流的少年却原來是不修邊幅的賭鬼晦氣我白白的跑一趟並不會得着一點白相的門檻不過看他那樣兒諒情也還會在女人面上用工夫向他問捧角的秘法簡直是問道於盲咧歐六一等王坦腹去後纔向徐小坡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徐小坡大聲道總而言之上海一般狗頭名士真無恥到了極點歐六一聽得刺耳也爲之面容失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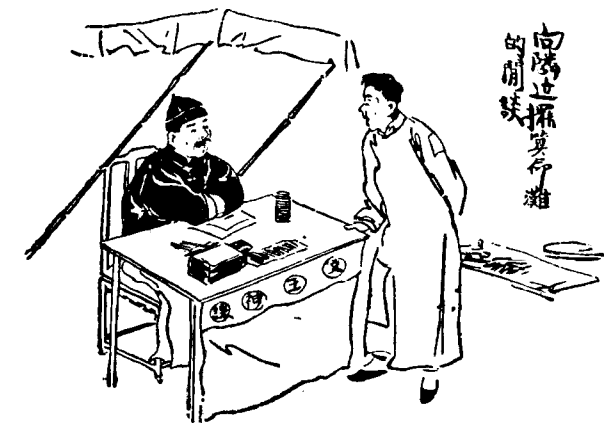
第六回 面鵠衣鶻幽魂歸夾板 綉天席地酸氣滿高臺

話說上海人有種特性只要某人做什麼生意得了利自有許多人跟在屁股後面學樣自從小糊塗以拆字起家便有許多窮措大看紅了眼睛你叫小玲瓏他叫小米湯紛紛安壇設硯想和小糊塗爭一字之長內中有一個小得最奇怪的喚做小天狗這人姓倪名大毛年已五十幾歲自幼識得幾個字常說社會是萬惡的社會人類是萬惡的人類我們非損人無以利己非作惡無以圖存一般老奸巨猾聽見他的論調都歡喜讚歎道蛟龍非池中物有子如此豈患長貧哉不料倪大毛懷作惡之才抱作惡之志而沒有作惡的機緣垂老

頭白。依然窮愁潦倒。這年因老妻撒手。帶領他兒子倪無生。流轉到上海。飢寒相迫。度日維艱。眼看見小糊塗靠一支破筆。半錠臭墨。居然月致千金。不覺心裏一動。暗想。只有拆字是沒本錢的生意。上海人好奇尚異。只要名字取得新奇。觸目不愁。瘟生不上門來。主意已定。便在小糊塗附近租了一間小小的門面。剛剛放得下一張桌子和幾條凳子。門前用白布寫着小天狗奇術拆字。每字一元。以爲瘟生是死不完的價錢。越定得貴。送錢的人越來得多。萬想不到上海人是抱定先入爲主的宗旨的。他們看中了小糊塗。任你小天狗也好。小地。鼈也好。只是不來領教。倪大毛坐了一個。月冷凳。竟白費心思。一場空。只好偃旗息鼓。將筆硯粉板紙捲招牌。做一包。包好。搬到新開路舢板廠新橋一帶的空地。或水門汀上。盤膝席地而坐。每字減收銅板二枚。似這般。每天還可以騙三五百錢到手。這一天傍晚左右。沒有什麼生意。嚼着瓦片餅。向鄰近擺算命攤的閒談。談起了他的心事。歎道。人家說討飯的都有三年好運。像我窮苦了。幾十年。究不知那一年可交好運呢。那算命的沉吟了一會兒。道你姑且報

你的八字來算算你我行交一概直言恕不奉承倪大毛道那是自然因將八字說了出來算命的掐指一算道噯呀你的好運的確行過了就在你十八歲的那一年起倪大毛想了想道不對十八歲的那一年我死父親而且也窮得很每天只喫一頓乾飯一頓是粥算命的道不錯的你做孝子的那一回不過一哭了事無論如何決沒有人敢來向你討債再說你那時還有一頓乾飯

強忍住了氣笑道不要尋開心算命的正色道我和你一向客客氣氣爲什麼



明火氣想破口大罵勉命的道死運倪大毛無大毛忙問是什麼運算嘆氣你就要交運了倪算命的笑道莫嘆氣莫爛的衣襟措了措眼角大毛一聲長歎扯破着乾飯就很不容易了倪舒服得多你現在要喫可喫比啃瓦片餅自然

要和你尋開心。我早向你說過的。直言莫怪。倪大毛面如死灰。心裏一陣難過。也無心再擺地攤。收拾收拾。喫飯。傢生。踽踽涼涼。地自回城隍廟附近的宿處。無意中走過小糊塗的門前。只見燈光輝煌。人聲嘈雜。一口辛酸怨毒之氣。無從發洩。回到他公館裏。已經奄奄一息。他那公館附設在一家燕窩的半扶梯夾板裏。那時又剛逢秋熱天。地利人和。樣樣完全不到三天工夫。小天狗一縷怨魂。直投奔地藏王座下去了。他的那位大少爺。倪無生。隨侍在側。親視含殮。倒又大費躊躇。好在上海慈善機關甚多。一棺附身。尚非難事。倪無生。草草將喪事結束。檢理遺產。還有小天狗負氣歸來時的一包喫飯。傢生。居然文風未動。良弓之子必爲箕。良治之子必爲裘。少不得繼續佔領舢板廠新橋水門汀的地盤。在小天狗的招牌上再添一個小字。也沒有人去理會。他且說徐小坡是個足不出戶的書獃子。原籍陝西扶風。只因他的父親是以官爲家的。他生長在成都。所以滿口盡是川老鼠土音。川亂後。他父親交卸了四川運副的差使。來作海上寓公。也有一年之久。徐小坡天性喜靜。不願在軟紅塵中奔走。

偶然氣悶最遠只在衙堂口散散步。這天是八月中，秋全家都到天蟾舞臺看。唐明皇遊月宮，徐小坡獨坐無聊，仰見明月，忽地動心，道在上海住家，只度的。是鴿籠生活，久而久之，怎的不胸襟俗惡，便開了門出去，背着手，隨意閒行，順着綠樹，只向荒僻處走去。走到舢板廠新橋，抬頭一看，覺得此地從未到過。既不知從何處來，更不知向何處去。心裏惶恐異常，想雇一輛黃包車回去。一來言語不通，二來慌亂中再也記不起那佶屈聱牙的地名，只急得走頭無路。道天喪予天喪，予忽聽路旁有別個南腔北音的喉嚨，乾嚷道：「靈不靈，當場見效，驗不驗，過後思量。今當特別減價之期，每字二十文，過期加倍，幸勿錯過。」徐小坡聽他念得有板有眼，百忙中也不能不看。他一眼却是一個鋪地攤的，拆字先生，生得瘦臉高顴，聳頭鼠目，招牌上寫明「小天狗」，小小天狗，難得有人看他。他一眼忙笑着點頭道：「這位先生要拆字麼？價廉物美，不可不試。」徐小坡遲疑着，也就走過來，掏出兩個銅板，就向攤上一丟。小小天狗含笑，將銅板藏起，道：「還要請賞賜兩個銅板。」敝處是兩字，一拆。徐小坡便添了兩個銅板，隨意撈兩

個紙捲遞與小小天狗。小小天狗將粉板的螃蟹洗去，拆開紙捲，提起筆來。左面寫一個聳字，右面寫一個理字，抬頭問道：「還是問問流年財氣，還是尋人失物？」小小天狗是個江湖之子，對於徐小坡的談吐，一一了解。徐小坡也覺得小小天狗山西騾子學馬叫聲，很合胃口，便忸怩着道：「我是失迷路途，而且忘却地名，不知道可以指迷麼？」小小天狗笑道：「誠則靈，不誠則不靈。只要先生的來意不是不誠，大約我拆的字也不致於不靈的。」說著一枝筆在粉板上亂畫道：「聳字的上半截是個從字，就是從來處來的從字。至於先生的來處呢，就在這耳目左近之處。我看先生這時候當然心如亂絲，耳旁加個絲字是個聯字。並且先生不但心如亂絲，還有點目迷五色，所以看朱成碧，理字從玉從里，玉加朱是個珠字。先生大約住在什麼聯珠里？」徐小坡大驚道：「先生真神人也！我當真便住在愛文義路池浜橋的聯珠里。」一時心慌忘却幸蒙先生一語破的，真神人也。今日身邊沒有帶多錢，改日一定重謝小小天狗。笑道：「區區就字而談，不知其他例外之謝，悉聽尊便。」徐小坡摸摸身畔，並無餘錢，謝了一聲，雇一

輛黃包車。自去小小天狗等。徐小坡去遠。嗤嗤的。笑道。這獸子真當我是神人。哩。原來小天狗。停屍在牀時。小小天狗。奔走於各慈善機關之門。徐小坡。隔壁。便是一個什麼慈善會。當小小天狗。從慈善會出來時。徐小坡。捧着水烟袋。在大門口。買梨膏糖。一種獸頭獸腦的樣子。小小天狗。一見面。就要笑。拆字先生的慣技。只要聳人聽聞。不管什麼言之成理。小小天狗。胸有成竹。便將聯珠里三字。硬嵌進去。果然嚇得徐小坡。目瞪口呆。呆小小天狗。暗暗好笑。却又嘆道。可惜。攤前除了一個。我只有一個。他否則豈不可以聳動一時。不讓小糊塗。獨出風頭。徐小坡。回家後。將小小天狗。這件事。牢牢。許在心裏。隔了一天。拿了幾塊錢。專誠跑到舢板廠。新橋小小天狗。的攤兒。已遍尋不獲。頓足嘆道。神龍見首不尾。此公。其猶龍乎。真神人也。事隔半年。徐小坡。從商務印書館。買書出來。路過望平街。忽見小小天狗。從一家小報館裏。揚長。走出一時。驚喜出乎意外。忙喊道。狗先生。狗先生。小小天狗。並不理會。掉臂前行。徐小坡。疑惑道。莫非看錯了人麼。看他身上。穿一件半舊的駝絨袍。罩一件直貢呢馬褂。比較在舢板廠。

新橋時漂亮萬倍。可是他那副刮臉燒成灰，我也認得。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一把捉住衣袖，笑道：「狗先生，我那一天不想念你，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小小天狗臉上一紅道：我與足下素昧平生，我並不是狗先生。貓先生足下不要錯認了人。徐小坡笑道：先生不是舢板廠新橋的小小天狗時，已不得有人這樣尋着他。無奈現在境地和身份已大非昔比了。這半年之間，他早由神人搖身一變而為名士。那天替徐小坡拆了兩個字，坐到夜半並



麼自那天拆字之後，我知道先生必就是神人。在先生游戲人間，不肯多留跡象。在我幸遇真人，豈肯再失之交臂。小小天狗在舢板橋拆字

沒。有。第。二。個。主。顧。路。僻。人。稀。只。好。垂。頭。喪。氣。的。回。去。同。住。的。幾。個。小。孩。子。跳。跳。蹤。蹤。的。歡。呼。道。倪。先。生。回。來。了。變。戲。法。變。戲。法。開。燕。子。窠。的。二。房。東。綽。號。喚。做。暴。眼。烏。珠。楊。三。趕。了。出。來。喝。道。你。們。鬧。些。什。麼。我。有。正。經。話。同。倪。先。生。講。哩。小。天。狗。將。包。裹。放。在。烟。鋪。上。笑。道。三。老。闆。可。是。要。寫。信。麼。楊。三。笑。道。費。心。大。筆。一。揮。罷。小。天。狗。打。開。包。裹。將。筆。硯。拿。出。來。楊。三。喊。道。阿。根。到。擱。樓。裏。尋。兩。張。信。紙。來。小。天。狗。道。我。這。裏。現。成。的。不。必。尋。了。楊。三。道。怎。麼。倒。教。倪。先。生。破。費。信。紙。信。封。小。天。狗。笑。道。自。家。人。客。氣。些。什。麼。於。是。楊。三。說。一。句。小。天。狗。寫。一。句。寫。完。了。兩。封。信。楊。三。接。過。來。交。與。燕。窠。的。扞。子。手。又。笑。道。還。有。一。件。事。想。和。倪。先。生。商。量。商。量。小。天。狗。一。楞。道。這。可。恕。我。猜。不。着。了。請。問。是。什。麼。事。我。們。自。己。人。總。好。商。量。的。口。裏。這。般。說。心。裏。却。不。住。突。突。的。跳。道。不。好。今。天。是。月。半。上。個。月。的。房。錢。一。元。半。還。祇。付。了。個。零。頭。哩。楊。三。皺。眉。道。我。家。這。幾。個。小。孩。子。實。在。頑。皮。萬。狀。像。沒。有。籠。頭。的。野。馬。只。要。離。開。我。眼。前。就。要。到。外。面。撞。禍。但。是。我。那。裏。有。許。多。工。夫。管。他。們。的。事。呢。我。想。倪。先。生。白。天。裏。反。正。沒。有。什。麼。多。

的生意不如就坐在家裏教這幾個孩子讀書讀書祇是個名我也不想他們的。中狀元不過有一個奶嬖嬖一般的先生管帶着空來可以少闖些禍我情願奉送房金并供給兩頓飯。夜晚上倪先生可以自由出去尋生意不知道倪先生以爲怎樣。小小天狗正愁兩頓飯不能到口聽見這消息滿心歡喜暗道人生三大問題衣食住現在食住既不成問題衣字更可通融設法了便沒口子的答應道。三老闖的事當得效勞楊三大喜只恨地方太窄小一樓一底的房子前樓和亭子間已租給別人樓下客堂和樓梯底下都設着烟榻夾板裏只容小小天狗一個人鑽進去那裏有做講壇的餘地想來想去在晒台上擺兩張矮凳算是露天學校第二天就正式上課小小天狗口講指畫十分得神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人生之一樂也下課之後只一心等夜飯喫過夜飯已約莫有十點鐘左右他也不想到舢板廠新橋左了。閒空時只看看烟榻上現成的舊事報和一羣烟鬼談論時事彼此都有王景略捫虱的神情舊事報還有半版小品喚做鶴林玉露那些烟鬼一個個講得唾涎四濺當做奇珍

異寶小小天狗久不拆字不覺技癢便用拆字的口吻再添了些疊牀架屋的俗語湊成三五百字化一分郵票寄到舊事報館三天後鶴林玉露的諧文欄內當眞一字不改的登出還加上許多的溜滾圓的密圈小小天狗這一喜直比洞房花燈夜金榜掛名時還要哀榮十倍遇見一個烟客第一句話先問看見舊事報麼鶴林玉露裏有一篇諧文便是我做的那些烟客似信不信的也隨口贊了幾聲小小天狗打聽得編鶴林玉露的也姓倪名一鵠是浙江桐鄉人小小天狗却是安徽桐城人好在只一字之別小小天狗第二次投稿時便附去一封萬福金安的信稱倪一鵠做族叔一鵠雖沒有回信鶴林玉露倒時時有倪無生的大名發現常言道物以類聚方以羣分小小天狗既一躍而爲倪無生自然而然的會認得許多洋場才子起先大眾也不過衆人視之後來聽見倪無生開口家叔閉口家叔知道他口裏的家叔就是大名鼎鼎的倪一鵠不由不另眼相看倪一鵠被他在大庭廣衆間喊得親親熱熱的倒有點手足無措想聲明沒有這族姪無奈倪無生在文壇上已騙得相當的微名英雄

惜英雄名士愛名士也就勉爲其難了同時一般洋場才子看見上海的交易所和信託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怒茁不已一個個心熱眼紅也想組織一個賣文的託拉斯定名油油文社並發行一張社刊專門以標榜爲事倪無生仗着過房阿叔的招牌也算是油油社的社員每期在社刊上捧捧同社的文字同社的禮尚往來也不能不還捧他幾句看報朋友花兩個銅板買一張油油報就曉得倪無生和油油社的社員都是驚天動地泣鬼驚神的才子倪無生做夢也歡喜得笑起來一天好夢初醒見案頭有湯病鵠的來信上面說頃有要事奉商請卽來一談倪無生笑逐顏開病鵠雖是油油社的同社友到底是文壇上數一數二的紅人和我究竟分隔雲泥有何要事可談莫非相託我做一部投機小說麼想到這裏便來不及盥洗喜孜孜的不伺駕而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炮灰無恙韓莊血戰美人豬

矢槩有情鮑市骨爭名士狗

話說這一天油油社開全體社員聯席會議公推黃不慧爲主席黃不慧笑道



公推黃不慧為主席

像我這樣一個大塊頭動不動就是一身臭汗偏要輪着我做主席真是虐政說着顛巍巍的站起身來咳嗽了一聲道承蒙同社諸君不棄推兄弟做主席可憐兄弟那裏有做主席的資格呢生平既未做過一部長篇小說短篇也祇能勉強完卷對於詩詞歌賦更是一竅不通在油油社做一個搖旗吶喊的普通社員已覺雜蚊螻以蚯蚓自慚形穢何況主席何況主席大家都笑道得了你少罵人了黃不慧掏出手帕揩着汗道不過兄弟濫竽文學界爲時誠不可說不久當我在老海報編小品時孫一蝶還在紹興做一個起碼的小書記蒙他不遠千里投一篇不滿兩百字的稿子來是我看他小楷實在寫得工整一時心軟給他登了出來不登倒也罷了這一登稿紙便如雪片飛來今日稱翁明日稱丈後日稱前輩纏得我頭昏眼花兄弟名實相副自知不慧沒有慧劍斬這同性的情絲一登再登他的老婆也做小說他的兒子也做小說他的女兒也做小說風雅之氣萃於一室我彷彿到了山陰道上景物清嘉應接不暇民間格言說的好千穿萬穿馬屁勿穿我中毒深重就去函邀他來滬誰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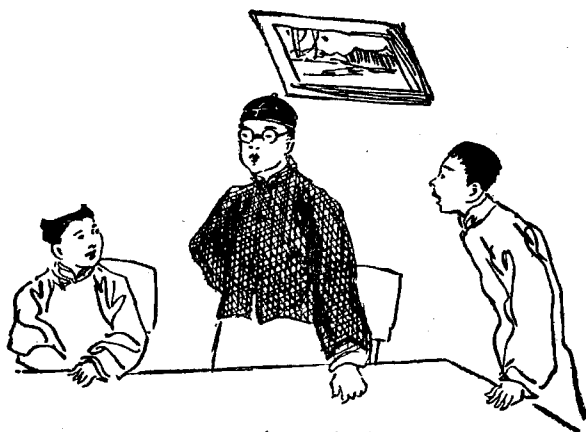
來倒也罷了這一來便應了項羽望見秦始皇的話是可取而代之也試看現在孫一蝶名利雙收汽車出進何等富麗堂皇兄弟倒成了富春江上的嚴子陵心身皆冷六月天要披羊裘了這也不能怪孫一蝶飢則依人飽則颺去只怪兄弟太沒有才能太沒有手段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這是一定的道理就說同社的一鵠兄病鵠兄誰不是兄弟一手汲引起來兄弟自甘落伍尙復奚言說到這裏舉目四望見閣座默然便道閒言少敘言歸正傳本社以文會友爲什麼要定名油油社呢須知名不正則言不順油油者雲行貌史記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本社之油油亦正如雲之油油又毛詩音義油油麻肥也希望各社員之腰纏皆肥又禮記玉藻禮已三爵而油油油油恭敬之貌這且不談再從事實方面說廣雅釋訓油油流也楚辭惜誓油油湘江長流汨兮註油油流貌也我輩無聊文人常被人稱做高等流氓則我輩高等流氓所組之社爲得不以油油名更進一步說我們的文章油腔滑調我們的宗旨揩油爲上則油油之時義亦大矣哉說時目眴着大衆大家一齊鼓掌黃不慧又報告道本社成

立。雖。止。兩。星。期。承。諸。同。志。踴。躍。加。入。上。次。開。會。已。有。十。八。人。之。多。今。天。又。有。二。位。加。入。適。成。二。十。之。數。這。二。位。是。難。得。到。上。海。來。的。實。爲。本。社。莫。大。之。榮。幸。一。位。是。吳。燕。鳴。先。生。將。軍。百。戰。忽。然。棄。來。福。鎗。棄。烟。鎗。而。來。捉。筆。爲。文。在。吳。君。爲。不。幸。在。我。輩。爲。大。幸。一。位。是。邱。一。涵。先。生。向。居。長。江。以。北。見。面。爲。難。今。應。蔣。門。神。之。聘。爲。侯。補。秘。書。又。爲。鐵。道。水。淹。之。故。流。滯。海。上。此。在。邱。君。亦。爲。不。幸。而。又。我。輩。之。大。幸。也。今。介。紹。二。君。與。諸。君。相。見。吳。燕。鳴。和。邱。一。涵。忙。站。起。身。來。鞠。躬。爲。禮。大。衆。又。鼓。了。一。陣。掌。黃。不。慧。拭。着。汗。道。兄。弟。報。告。已。畢。諸。位。有。何。高。見。卽。請。自。由。發。表。黃。不。慧。的。屁。股。剛。挨。着。椅。子。已。有。一。顆。頭。伸。得。長。長。的。大。衆。共。看。這。人。日。本。式。的。頭。髮。青。白。色。的。臉。一。雙。色。迷。迷。的。近。視。眼。架。一。副。金。絲。無。邊。的。托。立。克。眼。鏡。鼻。樑。上。深。深。一。道。紅。痕。却。是。江。北。風。流。才。子。田。辰。辛。田。辰。辛。兩。手。抵。着。假。大。菜。檯。子。噫。噓。吁。地。歎。了。一。口。溫。文。爾。雅。的。氣。道。嗜。人。生。不。幸。而。爲。文。人。前。人。所。以。願。來。生。莫。識。字。中。國。的。文。人。本。來。可。憐。現。在。的。中。國。文。人。則。尤。其。可。憐。現。在。的。中。國。文。人。而。像。我。輩。喫。小。品。飯。的。更。是。可。憐。而。又。可。憐。卽。如。兄。弟。

似乎不能不算小品中的一個紅人。既編着小塔報，又替琉璃小報做稿子，替老海報做長篇小說，在各報誌投稿外，加掛着一塊律師牌子，更自辦一張春江晚報。一天到晚，筆桿竹槓，忙個不已。同道中，妬我羨我的，不知其幾千萬人。那裏曉得我田辰辛極文人之大窮，對內已實授了被棄的朱買臣，對外更談不上關王廟裏的王金龍，不但無貂裘可典，甚至無窮禪可曝。然而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有時爲了韓莊一炮的紀錄，不得不負弩前驅，深入火綫，自顧賤軀窮病，交迫萬一，以身殉情，化成炮灰，牀頭有少艾之妻，膝下有大雄之子，靈前哭泣，身後蕭條九泉之下，何堪設想。所以兄弟主張組織一種獎勵小說家的機關，募集一種優厚的獎勵金，隨時發給生前既多一筆，韓莊游覽之賞，歿後亦免諸君權門奔走之苦。而我輩執筆爲小說者，不至於戀戀於眼前千字幾元的稿酬，拚湊字數，庶幾乎文藝界可以有真價值之作品出現。不過眼前小說家之濫言之齒冷名士，多於狗文豪滿街走。如果不稍加限制，將來陰溝裏的小說家亦要伸手領獎，兄弟以爲凡曾撰長篇小說兩種以上而業經出

版者始有被稱爲小說家之資格。其出資自己印行者，應無庸議。然後再集此若干小說家，用記名投票法，各推選其生平認爲滿意之作品，以票數之多寡，給獎衆位英雄，請賜批評。大家面面相覷，良久寂然。只一個專作長篇小說的鮑大笑，舉手嬌呼道：鄙人完全同意。湯病鵠却低低的笑道：兄弟自愧襤褸之才，從不敢執筆爲長篇小說。大約是沒有希望的了。倪一鵠也笑道：聽說辰辛替老海報做的一部大千世界業已付印，登在小塔報的光明之市，也不日登完。他的長篇倒剛剛兩種哩。一個黑大塊頭，綽號腫腳的季思瓊，生平最崇拜一鵠，便站起身來，發言道：拜聆田辰辛君的偉論，真如喫了一客西米布丁。但是兄弟對於這條議案，祇有一半讚成，還有一半是不讚成。讚成的是獎勵小說家辦法，不讚成的是小說家的資格問題。兄弟以爲只宜着眼在著作之優劣，而不必斤斤較重出品之多寡。如果一定要出品制兩種以上，那末曹雪芹老先生一輩子只做過一部紅樓夢，豈不也要向隅而泣麼？邱一涵本來倦伏一隅，默不發言，見大衆磨拳擄袖，大有亂飛墨盒之意，忍不住欠身微笑道：好

在這筆獎勵金還在無何有之鄉一時似無實施之可能暫請卑之無甚高論再談其他事件罷田辰辛骨都着嘴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奈何與鷄鶩爭食看我幾時自創一個文藝場會獨行其是何必定要牛驥一阜呢鮑大笑向他使了一個眼色田辰辛便冷笑不語徐一癡擠着眼睛道鄙人向來罰咒不作正經語諸位的崇論閎議業已收到於今鄙人也有在戲言戲本社草創伊始根本未固何妨即由同社諸公粉墨登場生旦淨丑



道嘴着鄙骨辛辰田

小小意見要貢獻俗語道官場似戲場目前前的文場混亂不亞於官場用A等於B B等於C A等於C的公式文場正無異於戲場再加鄙人唱過上十年的新戲在文壇上是滑稽派在戲臺上是丑角此刻

各隨平時作風而定假使編一齣韓莊秘記鄙人不嫌齷齪自願扮白大塊頭其餘如鮑大。笑。田。辰。辛。二。公。可以扮莊上花季思瓊可以扮娘姨倪一鵠可以扮賣鴨。肫。肝。陳。皮。梅。的。包。管。海。報。一。經。貼。出。戲。園。馬。上。可。拉。鐵。門。幾。千。元。的。經費不難一籌而得諸公亦有意乎如果還嫌不賣座就煩新來的貴客吳燕鳴將軍演一齣炮打南京邱一涵同志唱一段滑稽大鼓烟鬼嘆這是二位的拿手好戲不難出色當行大衆聽了噴茶大笑連吳燕鳴邱一涵都笑了倪一鵠笑道你的一張嘴尖刻邱公的一枝筆也酸毒他是不肯饒人的你此刻說得痛快當心他回到揚州以後弄鎗之暇杜撰一篇廣陵潮索隱將你派做廣陵潮中的喬家運看你有福消受徐一癡笑道不相干我是蘇州人除非有人做一部蘇州廣陵潮那我纔有點擔心事邱一涵笑道癡公放心喬家運實有其人就是做同鄉以裸體跳舞出名的莊紅鉞鄉人皆知何至妄指足下湯病鵠道莊紅鉞這東西倒是個怪物真有點像喬家運吳燕鳴笑道癡翁的談吐的確雋妙非凡廣陵潮上冠以蘇州二字便妙不可醬油精了徐一癡正色道何

妙之有理想爲事實之母。再過幾年不愁沒有一部蘇州廣陵潮出世。黃不慧駁他道：太湖三萬六千頃烟波淼淼，未必無潮。蘇州潮就蘇州潮好了，爲什麼要說蘇州廣陵潮廣陵二字大，可作衍文看罷。徐一癡搖手道：不不不，你曉得值錢就在這廣陵二字。蘇州廣陵潮可以賣大錢，蘇州潮只怕連小錢都難賣。黃不慧訝道：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好比翠屏山的潘老丈，你不說我還明白。些你一說，我越發糊塗了。徐一癡點頭道：沒有道理可講的一明白就無趣了。還是裝糊塗的好。大衆細玩他的語氣，又見他一副正經面孔，却不住的霎眼睛。一個個相視而笑。倪一鵠提議道：物以稀爲貴，本社社員既有二十之數，似乎儘夠了。如果再收社員多一個人分利，我們便少得一分利。倪無生忙隨聲附和道：吾叔之言甚是鄙意。除在座二十人以外，不但不許他們爲本社社員，並須設法使其不得爲文壇上第一流人物。一言以蔽之，今日之海上爲吾油油社之天下，只有吾們二十人橫行的，可能有飯，只有吾們二十人喫有名。只有吾們二十人享有牛皮，只有吾們二十吹有竹槓，只有吾們二十人敲。豈

非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大衆同聲道人同此心，人同此理，只是我們手裏只有一枝水筆，他們手裏也有一枝鷄狼毫筆，我們有狐羣，他們也狗黨。我們會吹牛皮，他們也會吹法螺。我們自己不難於大出風頭，而難於獨出風頭。各有三千年道行，怎麼能夠使他們不能像我們一樣出風頭呢？徐一癡笑道：容易容易學大舞臺對過天曉得的辦法，各人胸背間畫一隻烏龜，只算是註冊商標，就不愁有人與我們爭名了。大衆重重向他呸了一聲。徐一癡笑道：諸位又要做第一流名士，又不肯做烏龜，畏首畏尾，其餘幾幸虧我一肚皮的錦囊妙計，尙有最後一着棋子，像杭州的張小泉剪刀店呈請官廳出一張告示，實貼在龔門上，說只此爲第一流，其餘都是未入流，亦一法也。黃不慧向他作揖道：對不住，少說兩句罷。我們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你何必從中搗亂呢？徐一癡笑道：我這個人天生的孤老脾氣，我有福萬不肯讓別人來同享，別人有禍我也決不願去同當。我要做第一流，只能一個人做。如果有二十人同做這第一流，分爲二十支流，倒有像流白濁式樣，一滴一滴，一點一點，太不痛快了。

大衆氣不得只好笑道你看他說話像倒夜壺似的何等痛快徐一癡道夜壺慢慢地倒也未見得痛快我是破夜壺倒也無須倒得的倪無生向來口吃最忌說夜壺臉上紅一陣紫一陣期期艾艾地小子倒有些微管見大凡一會之設總要出一本會員錄或者出一本會刊本社已有一張油週刊只會員錄還未刊行我想利用會員錄出一本小冊子裏面登些全體會員的小照字蹟小史作品取材極易封面上却不題會員錄定名中國小說名家留芳錄在版權所有處再排八個鉛字道只此廿人不許複製這本書陳列在店牕內既像青樓小名錄侍兒小名錄一樣賣錢而我們出風頭主義也因而達到一舉兩得何樂不爲大衆齊讚妙計黃不慧道上海的人要買一部書總先看做書人的姓名病鵲兄的姓名最受人歡迎而且文筆清麗宜於記事就請病鵲擔任撰述罷病鵲謙遜了一陣大衆道你總是這樣娘娘腔事事不脫女性這是公益所關的事你誼不容辭的何必再裝小脚咧病鵲只得答應回到家裏鋪紙磨墨還未下筆撲的跳了起來道不對不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留芳遺臭牛馬兒孫 惟器與名蹄筋叔姪

話說湯病鵠一生謹慎小心謙恭下士凡事必三思而後行人緣既好文譽亦住海上文人往往名高謗重被一般不逞之徒攻擊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只有湯病鵠有赫赫之名而無狺狺之毀這就是他平日一味溫柔的好處當油社籌備之初大眾勸他加入他不過兩塊錢會費只當是到堂子裏喫花酒買一張僕票罷咧樂得買大眾這許多面子這天油油社假座泥城世界開全體社員聯席大會他以爲至少總有一些兒茶點可喫居然準時而至誰知席上只有空言毫無實惠除了一杯醬油湯似的清茶連一塊泰豐餅乾都不會到口聽黃不慧和田辰辛的高論倒裝飽了一肚皮的氣最後大眾推他起草中國小說名家留芳錄他固辭不獲回到家下先教娘姨買一碗桂花白糖蓮心粥聊以果腹一碗粥下了肚文思大來暗笑道像留芳錄這一類的刊物編編倒很省力只消將同社的作品徵集攏來或製版或排字再每人替他做一段一二百字的傳略便大功告成可笑他們對於這種簡便的事也非借重

我不可在我。只算是牛刀小試。在他們未免見得秦無人了。看我一兩天內就替他們弄好。想着攤開稿紙。一手磨墨。一手搨筆。在硯池裏蘸了。又蘸正待寫。湯病鵠先生小傳的題目。轉念道。這事倒有研究之必要呢。試問這書是否由社中出費。印行我賣文爲活。每千字也有幾塊錢的收入。就算這書字數不多。我至少也須撰着數千字。外加編輯校對精神之犧牲。有不啻物質之耗蝕。社中不見得肯與我以相當之報酬。實行其油油主義。則我不但爲兒孫作牛馬。簡直是爲牛馬作兒孫。咧。如果這書不由社中出面。只聽編輯人自印自賣。似比較得有利可圖。但印刷紙張皆須墊款。發行廣告。斂費手續。而銷場是否通暢。毫無把握。也不犯着才財兩失。湯病鵠這樣一想。覺得這支筆關係甚大。提着筆。再也不敢寫下去。再一轉念。憑着我三寸毛錐。在文場中鬼混了十幾年。早已有了相當的立足場。但屬時時翻看小說書報的。誰不知道我是小說名家。何必候留芳錄出世。而後蓋棺論定。而且同社十九人。鷄零狗碎。一大半聲名遠不及我。在他們是附驥尾。而名益彰。在我是已升天的。劉安爲什麼要跌。

下地來再同鷄犬一道飛昇反對他們的人還少不得連我也罵在內說田鷄跳在太平裏自稱自賣這不是留芳倒是遺臭了我辛苦一場只落得膽大臉厚四字的考語殊屬不值湯病鵠三思而後恍然大悟將筆一擲道罷了我是不能被你們利用的了不過既已答允於先勢不能反悔答復肚皮裏藏着的話嘴裏礙難據實宣布付了一付又提起筆來連夜寫了一封短信給倪無生倪無生雖與湯病鵠同社自知是二等社員這天早晨得信之下真有毛義捧檄而泣的情形急巴巴的趕來見湯病鵠先到湯病鵠辦事的老海報還未上樓早有一個看門巡捕攔住去路朝他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個遍翻着眼睛道你是幹什麼的倪無生嚇得矮了半截張口結舌地道我來看湯先生的巡捕哼了一聲道湯先生湯先生多着呢你睜眼看看發行部廣告部好幾個湯先生都在這裏倪無生道我要見的是編輯部的湯先生巡捕笑道你大約是第一次跑報館罷要見編輯部的湯先生歇十二個鐘頭後再來也還不遲倪無生碰了一鼻子的灰怏怏走出暗笑道我也真歡喜得苦塊昏迷了我也時

時。到。舊。事。報。館。看。一。鵲。叔。叔。的。怎。麼。就。會。忘。了。編。輯。部。的。辦。事。時。間。聽。說。病。鷓。日。間。在。福。州。書。局。辦。事。福。州。書。局。的。編。輯。部。在。白。克。路。我。曾。親。自。送。稿。去。過。的。此。刻。且。到。福。州。書。局。看。他。去。主。意。已。定。一。口。氣。重。又。跑。到。白。克。路。却。又。撲。了。一。個。空。書。局。裏。人。說。湯。先。生。剛。走。不。多。時。倪。無。生。呆。着。臉。道。湯。先。生。到。什。麼。地。方。去。的。今。

戲。場。小。報。館。麼。回。頭。就。走。找。到。游。戲。場。的。大。門。賣。票。處。還。沒。有。人。開。電。梯。的。關。着。腿。坐。在。門。口。說。笑。倪。無。生。不。敢。驚。動。想。從。盤。梯。走。上。去。一。個。穿。號。衣。的。伸。手。就。是。南。京。路。的。游。戲。場。小。報。館。的。此。刻。坐。黃。包。車。去。還。來。得。及。倪。無。生。道。天。還。要。來。麼。書。局。裏。的。人。道。今。天。不。見。得。來。了。此。刻。十。一。點。鐘。湯。先。生。十。一。點。鐘。前。總。在。游。戲。場。小。報。館。的。此。刻。坐。黃。包。車。去。還。來。得。及。倪。無。生。道。就。是。南。京。路。的。游。戲。場。小。報。館。的。此。刻。坐。黃。包。車。去。還。來。得。及。倪。無。生。道。



你未幹什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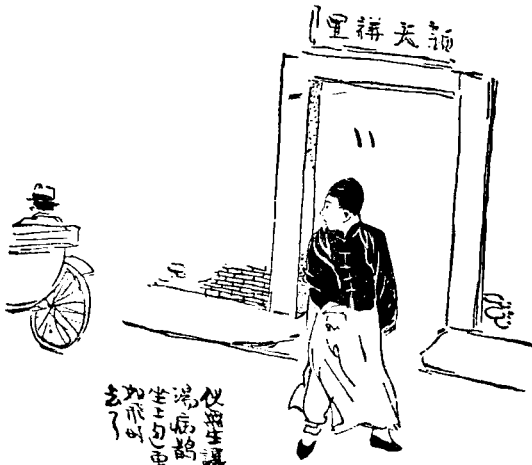
過。來。道。票。子。倪。無。生。忙。道。我。是。來。訪。小。報。館。裏。湯。先。生。的。那。人。道。你。認。得。湯。先。生。我。並。不。認。得。你。票。子。有。就。拿。出。來。沒。有。就。買。不。買。就。請。出。倪。無。生。急。出。了。一。身。冷。汗。陪。笑。道。就。算。我。並。不。認。得。湯。先。生。這。時。候。游。戲。場。裏。冷。火。秋。烟。一。點。游。藝。也。沒。有。難。道。我。一。定。要。上。去。喝。西。北。風。不。成。那。人。想。想。也。就。笑。了。另。一。個。茶。房。模。樣。的。人。插。口。道。只。要。他。真。認。得。湯。先。生。我。來。陪。他。上。去。一。趟。倪。無。生。道。好。極。好。極。心。裏。道。那。裏。是。陪。我。押。犯。人。罷。咧。我。身。邊。要。有。兩。角。錢。一。定。賭。氣。買。票。上。去。決。不。肯。受。這。種。鳥。氣。那。茶。房。向。開。電。梯。的。笑。道。對。不。住。我。實。在。跑。不。動。請。你。送。我。上。去。開。電。梯。的。笑。嘻。嘻。跑。進。來。道。三。個。銅。板。一。個。人。兩。個。人。要。六。個。銅。板。咧。茶。房。笑。道。好。說。算。在。我。帳。上。好。咧。倪。無。生。一。半。感。謝。那。茶。房。一。半。不。好。意。思。電。梯。到。五。樓。停。下。那。茶。房。領。倪。無。生。到。游。戲。場。小。報。編。輯。部。問。湯。病。鵲。時。答。道。回。家。喫。午。飯。去。了。倪。無。生。道。湯。先。生。家。住。在。那。裏。編。輯。部。的。茶。房。搖。搖。頭。另。一。個。茶。房。道。作。興。侯。先。生。曉。得。倪。無。生。偶。然。記。起。湯。病。鵲。在。這。小。報。只。擔。任。編。輯。的。名。目。每。天。來。灣。一。灣。事。實。上。另。外。掏。腰。包。請。一。個。侯。影。憐。代。庖。每。月。分。送。

一二十塊錢彼此相安無事。便道是侯影憐先生麼？我也認得的。讓我見見他。侯影憐在裏面聽得清楚，撇了漿糊剪刀出來道：「原來是倪無生先生病鵲住在貝勒路底新天祥里門口，有一塊牌子寫明軟紅精舍，請進來坐一會再去。」倪無生打聽着了病鵲的住址，心滿意足道：「我這人記性不大好，病鵲時時對我說起的地名，臨時竟會忘了。現在因有要事，他寫信來邀我密談，不能久留。改日再來專誠奉訪罷。」侯影憐便道：「不送了。」倪無生獨自出來，由五層盤梯直走下去，不禁想起陪他上來的茶房，走到最下一層時，渾身只像一個棉花絮團兒，一般咬緊着牙關道：「天生着兩條腿，是走路的，說不得還要到新天祥里走一遭。」從南京路到新天祥里，坐汽車也要半個鐘頭，只走得倪無生氣等懸絲汗如驟雨，兩條腿像浸在醋缸裏，一步一步的捱到新天祥里口，正遇着湯病鵲出來，倪無生氣喘吁吁的喊道：「病鵲先生區區今日雖未讀萬卷書，却已行萬里路矣。」湯病鵲跳下車來，笑道：「你已是收到了我的信麼？」倪無生道：「今天早晨收到的，先到老海報，次到福州書局，又次到遊戲場報，都道鵲翁剛走。」

若再遲一脚。又要失之交臂了。湯病鵲道。抱歉得很。我忘將時間地址寫出來。害你白跑了許多路。倪無生低頭一看。一雙新買的直接呢鞋。于已滿面風塵。鞋尖上也像阮嗣宗般。做起青白眼來。心下痛如刀割。勉強按納住了。道。不知鵲翁有何見教。湯病鵲拉着他的手。笑道。請到舍下細談。倪無生只覺手腕上一陣麻癢。便忘了心頭上的痛苦。腿脚也似乎十分起勁。伏伏貼貼地跟着湯病鵲。走進衙內湯病鵲的住宅也。祇是尋常三樓三底的房子。手掌大的院子。種了些容易長的花草。紅紅綠綠。像鄉下大姑娘的漂亮衣服。湯病鵲引倪無生到樓下書室內。坐地室內滿掛着近人的字畫。無非是清道人吳昌碩。王一亭之類。陳設得楚楚有致。几案間還供着無數石膏裸像。倪無生看得眼中冒火。回想一個月前自己還寄住在燕子窠的夾板內。所謂書室。祇是月露風雲的晒臺。所謂對聯橫幅。只是婦人女子的穢布。滿目淒涼。不堪回首。眼前雖選地爲良。比起湯病鵲的軟紅精舍。似相去霄壤。想着飢火中燒。聽見娘姨在外面收拾碗筷。格外心驚肉跳。車夫倒了一碗醞醞的紅茶過來。倪無生仰着顛

子做一口。喝了。枯腸似洗。叫苦不迭。湯病鵠看了。看手錶道。我們只有五分。鐘。時間的談心了。昨天承同社諸君委我編撰留芳錄。本應竭我棉薄。無奈胃病。稍。瘥。肺病。又。劇。醫者勸我暫時拋却文字之役。到廬山或西湖去小住一月。深。恐。曠日持久。豈不誤了諸君的大事。我想同社中祇有你比較的最清閒些。而。你。又。是。這。事。的。提。議。者。用。敢。轉。託。你。代。為。編。撰。並。向。同。社。諸。君。轉。達。鄙。意。倪。無。生。一。時。摸。不。出。湯。病。鵠。的。用。意。謙。道。這。個。非。借。重。鵠。翁。的。如。椽。大。手。筆。不。能。驚。衆。區。區。做。跑。龍。套。則。可。如。何。能。唱。正。工。戲。哩。湯。病。鵠。搖。手。道。這。個。不。是。客。氣。的。事。倪。無。生。見。湯。病。鵠。的。態。度。甚。為。堅。決。便。道。轉。述。尊。意。一。層。敬。當。如。命。至。於。代。為。編。撰。區。區。固。然。不。敢。妄。應。同。社。諸。君。也。另。有。權。衡。暫。置。不。論。罷。湯。病。鵠。笑。道。一。切。費。心。改。日。再。想。法。子。敍。一。敍。說。時。站。起。身。來。倪。無。生。兩。胸。腫。痛。也。不。能。不。起。身。告。辭。湯。病。鵠。吩咐。車。夫。替。倪。先。生。叫。一。部。黃。包。車。來。倪。無。生。忙。道。不。必。費。心。我。自。己。走。着。再。雇。湯。病。鵠。也。就。算。了。倪。無。生。讓。湯。病。鵠。坐。上。包。車。如。飛。的。走。了。自。己。一。癩。一。拐。的。掙。扎。着。去。找。季。思。瓊。想。討。一。帖。藥。醫。醫。脚。腫。季。思。瓊。的。老。

兄季大塊頭。哼哼唧唧的出來開門。倪無生見他扶牆摸壁。像個走路不大方便。的樣兒。詫問道。大老板你是怎樣了。季大塊頭緊咬牙關道。你看看我的一雙脚。倪無生低頭看時。季大塊頭的一雙尊足。腫浮得有六七寸高。皮綻肉爛。鮮血淋漓。慘不忍觀。連小腿也放大了好幾倍。真應了賈長沙的話。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奔走辛勞。看見房中有一張破籐躺椅。喜出望外的躺了。下去。隨手在案頭拿了一本湯頭。翻着也看不懂。上面說的些什麼。房外一陣鞋皮拖着響。季思瓊



指之大幾如股伸了。伸舌頭心裏冷了一半。季大塊頭喊道。老四倪先生來了。季思瓊在後房裏嗅力似的答應着。只見出來季大塊頭將倪無生讓到一間空房裏。回身自去。倪無生因

科頭赤足的進來。手裏拿着一雙襪子。倪無生按着鼻子道：「你真是個福人。這時候還學着晝寢的宰予。頗有老板眉眼。」季思瓊笑道：「承贊承贊。以後你就喊我四老板好了。」說笑時倪一鵲黃不慧洪一江嘻嘻哈哈的一路笑了進來。倪無生慌忙站起身來。口稱叔叔。季思瓊穿襪子。洪一江向倪無生笑道：「你的消息真靈通。思瓊約你來的。麼倪無生不解道：「此話怎講？」洪一江笑道：「算你狗運亨通。昨天該輪着思瓊做點將小說。他起先做不出。後來做滿三五百字。却無論如何收梢處。沒法點出作續稿的人名。一鵲因急於付排。從旁再三督促。他益發心慌意亂。只望着一枝沒有毛的筆。嘆氣急中生出巧智。硬湊了一句道：「不慧亦自此力懺綺語矣。」下面加註道：「明日由不慧君開始。不料不慧跳了起來。道：「你可以讓我休息幾天罷。我是昨天剛做過一段的哩。我見思瓊窘態可憐。便道：「只消思瓊請我們三人喫一頓鹹菜蹄子麵。我願爲捉刀。思瓊點頭答應。我笑道：「我閒着十天也應該領領稿費了。就提筆寫道：「風乍起。吹皺一江春水。吾亦成自嫌多事矣。改一池爲一江也。還敷衍得過去。我們今天便來擾。」

他的鹹菜蹄子麵了。倪無生歡喜雀躍道：畢竟是兩脚勤勞的好處。我只等喫麵。咧季思瓊躊躇道：無生也有分麼？倪無生大嚷道：不來則已。來者有分。我時伸指向鼻上一摸，仿紅鸞禧莫稽的聲口道：我是再也走不走的。啊季思瓊苦笑道：餓鬼上門，燒錢紙也送不出去。有什麼法子好想呢？便揚聲道：大哥教他們再買半筋麵罷。黃不慧笑道：麵添而蹄不添，我們應該騙逐無生。纔是洪一江笑道：看在他叔叔面上，我們不和他計較了。黃不慧道：不行，只有罰一鵠少喫兩塊蹄子，誰教他有這麼一位姪少爺的？倪一鵠睜大着眼睛道：我何嘗有這麼一個姪兒？是他自己送上門來的。黃不慧笑道：他送上門來，也要你肯收受哩。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平時他口口聲聲喊叔叔何等親熱，做叔叔的少喫兩塊蹄子，也是理所當然。倪一鵠說不過他，只連聲呼冤道：晦氣。畢竟是叔叔誤我，我誤蹄筋，不值得。倪一屋子的人都笑了。在等面的當兒，倪無生將湯病鵠的話轉述一遍。大眾愕然。洪一江道：病鵠也忒嫌膽小了。只是這一部書將由何人執筆呢？倪一鵠眼望着倪無生，倪無生馬上拍着胸脯說出一

番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說界淒涼名家攘稿費 議場寂枯艷妓散衣香

話說倪無生骨肉情深。口腹誼重。見倪一鵠目光向自己。瞟過來。既懾叔父之尊。復感蹄筋之惠。忙挺身而起。將胸脯拍得如漁陽鼙鼓。價響慨然。道：「眼前世情澆薄。只可與共安樂。不可與共患難。因小見大。可爲一哭區區。是個血性少年。見義勇爲。當仁不讓。義之所在。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古人說得好：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此事名財兩得。本已值得一殉。何況關係着社友之共同幸福。而非區區一人之私利。所謂名者。乃同社二十人之公名。所謂財者。亦是同社二十人之公財。拔一毛而利天下。如再不爲。豈非世道人心之憂區區。自願絞盡腦汁。竭其棉薄。以編此書。沒有什麼畏怯。沒有什麼顧忌。臉皮一厚。何事不可爲。笑罵由他。笑罵名財我自得了。衆人齊讚道：「看無生這癆病鬼。不出倒很敢作敢爲。倪無生嘻了一聲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區區外貌。雖似癆病鬼。肚腹裏並不曾害着乾血癆。哩不過留芳錄之編印。本由我提議於先。而此時復由

我編撰於後將來輿論翕伏衆望景從呢同社歡悅自無異詞萬一備受反對黨的指摘求全之毀正所難免同社中有許多愛惜羽毛保持令譽的以爲累及盛名少不得要埋怨我謀之不臧求榮反辱那時內憂外患集矢於藐藐之躬真是戴了石臼跳加官喫力不討好所以區區主張這木書用我個人的名義編撰兼發行油油社之社員皆爲小說名家而外界之攻擊目標只在編印這書的我有福同享有禍獨當方顯得我肝膽照人不顧利害大衆料不到倪無生這樣慷慨激昂一個個驚嘆不已恰好娘姨端上麵來大衆不約而同各揀兩塊蹄筋送到倪無生碗裏以表示愛敬之意倪無生話從口出麪從口入說也說得痛快喫也喫得痛快一陣風捲殘雲拖泥帶水的早將一碗兼人之麪喫得涓滴歸公就用兩手指抹了抹嘴捧着肚皮道我的志願如此一息尙存義無反顧可是一件我近來衣食不贍一貧如洗一時何從籌此印書之錢倒有點大費躊躇呢倪一鵠道這種小冊子成本甚輕印一千本或五百本書只消幾十塊錢就綽綽有餘了憑着我們這許多社友每人傾囊相助拿出一

離拆字界以來最忌諱一個狗字。每逢做小說要用得着狗時的地方都設法以貓字代表。譬如狗屁不通就改作貓屁不通。咬人矢概不是好狗就改作咬人矢概不是好貓。有一次是月食的第二天倪無生做了一段破除迷信的短文登在報上道：「無知婦孺或擊銅鈺或燃爆竹曰此天貓喫月亮也。」看報的人莫不笑爲奇談。因此天貓兩字一時倒頗騰播衆口。假使有人喊他做貓先生他或者笑受不以爲忤。無奈那人不知忌諱硬要在先生二字上加一個狗字。實在使他觸耳驚心。莊子說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呼我爲馬者應之爲馬倪無生是呼我爲狗者不敢應之以爲狗。他分明已看見徐小坡只裝做沒事人般低頭向前緊走幾步。徐小坡更不敢鬆追到前面糾纏不已。倪無生因在通衢鬧市耳目衆多而且望平街上熟人極多。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未免有礙觀瞻。只得含糊答應道：「我是辦報的倪無生並不是什麼狗先生。恕我眼拙記不起與足下在何處會過如係同文有何見教且請偕至舍下此間也。」非談話之處徐小坡大喜道：「原來狗先生就是報上時時有大作的倪無生我。」

和狗先生第一次相見是在舢板廠新橋橋堍的水門汀上只因狗先生拆字如神不是尋常走江湖的樣兒早知不爲神人必爲異人今日如此一證明果然是不羈才子游戲三昧賣卜君平小隱人間也不枉我愛慕一番倪無生覺得這幾句話放進耳朵裏非常舒服也就不再斤斤爭論狗的問題徐小坡跟他走到北火車站附近一條小術堂裏有一家一樓一底的房子大門口貼着許多紅紙寫的招牌如無生編譯社現世報籌備處之類光怪陸離熱鬧非常倪無生道這就是舍下引徐小坡到裏面竈披間也有一方桃花紙寫的是粹白黛綠之室還用圖畫釘釘着一副沒有裱的對聯上聯是雅室何須大下聯是才高不怕窮署名黃不慧牆壁上更粘着許多朋友來的信像道士畫的符一般徐小坡愛玩不盡兩人立談了頃便成知己倪無生將新印好的書送了一本給徐小坡徐小坡看見書面上印着世界小說名家留芳錄幾個美術字知道是一種偉大的著作翻開一看二十個小說名家倪無生的大名也在裏面格外驚服道先生將自己的大名只排在倒數第一委實謙德可風倪無生

笑道。本來題名中國小說名家留芳錄。因中國的範圍大狹。故而改名世界。方覺口氣闊大些。至於兄弟。猥以輕材。妄竊時譽。不能不廁身名家之列。若論區區本意。實無意於身外浮名。徐小坡最初疑倪無生是神人異人。到此時纔曉得他是才人。高人。佩服得六體皆投。兩下從此往來得甚為親密。徐小坡家境雖然還好。只因一隻朶耳有點微聾。資質又稍稍沉潛一些。不大能得堂上歡心。二十幾歲的人。在家裏閒住着。自覺無聊。並且業已娶妻生子。家裏只給他十塊錢的零用。小夫妻常常要鬧飢荒。他本來很喜歡舞文弄墨。沒事時做了些筆記詩話之類。投向各報館。想騙幾個零用錢。投去後消息沉沉。好比石沉大海。他以為自己文墨不佳。不能中編輯先生的法眼。便灰了這條心。倪無生深知他的境况。向他道。你的小品文字出色。得很寫給我的信。很有許多先輩賞識。就頗有六朝人氣息。你為什麼不從事投稿生活呢。徐小坡道。我何嘗不想投。要人家肯登哩。我以為我的文字惡劣。但是我看看那報上的文字。我的文字倒又覺得還不失為高明。大約就因為不十分惡劣之致。所以不能合編。

輯人的胃口。倪無生笑道：你不曉得生活程度日高，喫飯之道大難，都把文壇當做逋逃藪。編輯先生一手拿天平，一手拿算盤，也就祇能計交情之厚薄。不來問文字之優劣了。你有多少存稿，只管交給我在海上文壇，不是誇口。這點面子總還有。包你如數登出。徐小坡馬上檢了幾篇筆記交給倪無生。隔了幾天，果然陸續在各報登出。徐小坡暗想：普通酬例千字兩元，只要平均各報替我兩千字一個月，也有二百二十塊錢的收入。不但每月零用無憂，就是小家庭的維持費也有了。於是每天努力作稿，託倪無生代投。約莫也做了兩三萬字。月底請倪無生代領稿費。倪無生拿出五塊錢來，道：對不住得很。我一時大意，將你的稿子隨意分送各報。誰知除了舊事報和老海報兩家以外，其餘有的是有稿費之名，無稿費之實。千年勿還，萬年勿賴。有的索性說文人遊戲，不敢以淺淺阿堵物侮辱高賢。這次所以祇領到五塊錢的稿費，以後我勸你只專投舊事報和老海報個個字都可以作錢算。不過一個月每處至好只做兩三千字。因為報紙的地位有限，而投稿家之出品無窮。有飯大家喫，編輯者

自不能專門應酬我的朋友而我的朋友又不止一個你徐小坡知是實情並無話說暗下嘆息道文人的生活原來恁地清苦便不願意再做打字機倪無生心裏明白蹤跡因之稍疏一日與匆匆的跑來道我報告一件好消息給你聽我們幾個小說名家目下想同琉璃報取敵視態度特地合辦一張羚羊報經濟充足根基鞏固你可以按期做點稿子稿費不敢說如何豐厚朋友交性只當是半送半賣總之包你靠得住到手決不至教你貼紙筆郵票徐小坡義不容辭就答應下來一連做了二十幾篇稿子羚羊報出版已有兩月只見稿費的蹤影連倪無生的人面也難得看見寫信到羚羊報館始終置之不復徐小坡忿懣極了最後一封措詞非常嚴厲而尖刻羚羊報館纔寄一封回信來道此事請詢倪無生君徐小坡尋到倪無生家倪無生不等他開口先皺着眉頭道我早想到你那裏來的無如文債蝟集日不暇給我新近又創辦小說函授學校真忙得連放屁的工夫多沒有所以一向疎遠你的事我已屢向前途交涉當創辦該報之初我見貲本甚爲雄厚而主持者又皆係一時勝流

稿費一層當然不生問題。不料出版之後，事與願違。幾個酸溜溜的文人都沒有商業經驗，廣告既無人去兜攬，發行又任報販上下其手，靠賣報不但不能賺錢，反要蝕本。目前銷數怕不有幾千上萬份，資本早已蝕光。每期印報的紙張費都從典借而來，稿費一層暫時更談不上。我見不是生意，經亦已與該報脫離關係。對於足下無任抱歉，無論如何，只要我的經濟稍微寬裕一點，尊處稿費由我如數代付。將來我再向該報總算帳。這番話說得仁至義盡。徐小坡心中倒十二分不過意。肚裏裝着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倪無生道：我總要想法子調劑你纔好也罷。我介紹你一樁穩快可靠的生意。現有一家報館託我做一篇長篇小說。我實沒有時間做這勞什子。無奈這家報館的錢十分爽快。所以不忍回絕。現在我情願讓給你做。你現在就去做幾萬字來。我可以拿人格擔保。如有意外糾葛，惟我倪無生是問。徐小坡知道小說名家是很貴重的頭銜，見他肯以人格擔保，相信到一百二十分歡喜。到一百二十四分費了一禮拜的苦工，做成四五萬字，拿去給倪無生。倪無生道：你一個禮拜後來聽



消息罷。一禮拜後。徐小坡不肯失信。專誠跑去。倪無生指着案上的幾封信道。對不住。這兩天忙極了。還沒有替你將交涉辦好。你再等一個禮拜。必有回音。徐小坡過了一個禮拜。又去倪無生支支吾吾的道。報館裏嫌你是新進作家。名字不大響亮。有點不大高興。收買的神氣。這種勢利。儉俗之人。委實可惡。萬分。我不願你受這烏氣。改日我替你討了回來罷。長篇小說銷路比較的狹隘些。你有新做的短篇小說。麼有人願出重價收買。你多做兩篇給我。徐小坡道。改日再送來罷。今天倒做了一篇小說。預備寄給歐六一的。你看怎樣。沒有毛病麼。倪無生接過那篇稿子。笑道。好好。螞蟻世界。這個題目就很出色。我看你就交給我罷。歐六一新從北京回來。交游還不及我廣闊。他所往來的幾家報館。都是窮報館。不如交給我好。徐小坡還想開口。倪無生已將稿子藏到衣袋裏去了。隔了一二天。徐小坡忽從一家香港報上看見他所作的長篇小說。兩字署名。却變成三個字的。倪無生原來倪無生。雖是上海的小說名家。地盤却遠在香港。徐小坡萬想不到神人異人。而兼才人高人的。倪無生竟是這樣卑。

劣的小人。挾着怒氣。尋上門去。將這張港報。丟給他看。倪無生面不改色。從容容的。笑道。我正想告訴你。你文字雖佳。名字不紅。前途一定不用。沒奈何。通融辦理。署上我的名字。錢仍歸你。拿表面上。似乎是我利用你。事實上是。我自願被你利用。徐小坡倒也奈何他不得。只道你幾時交錢給我呢。倪無生道。至遲一星期。報館裏匯了來。我馬上交給你。決不從中漁利。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如。有。誑。言。天。誅。地。滅。雷。殛。火。焚。徐小坡道。好罷。我準期一禮拜後來訪。等到一星期後。徐小坡再來尋倪無生。倪無生只給他一個不見面。徐小坡跑了幾趟。也就自認晦氣。無意中。又在一本小小雜誌上看見那篇螞蟻世界署名。又用的是倪無生三字。舊恨新仇。一時並作氣忿。忿特地跑來找歐六一商量。一個懲戒的方法。歐六一道。遇見這種無恥之徒。有何方法。你只有將前後事實寫了出來。登在報上。教他誠惶誠恐的拜讀。比當面罵他。還要痛快。徐小坡想了想。道也祇好這樣。我就去做篇記小說名家倪無生先生竊稿事。你設法替我登了出來。教他哭不得笑不得。說着去了。歐六一喫了午飯。想起今天下午二

時是上議院開會之期忙雇了一部黃包車坐到湖北會館那些議事老爺已在會場上面紅耳赤的發表演論歐六一蹤身走上扶梯只見樓上圍着無數陌生面孔手裏各拿一枝自來水筆一本拍紙簿當中一個靚裝少婦手扶欄杆操着吳儂軟語指指戳戳的說笑百千道炯炯的目光一齊注在她身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香水盆湯楊妃初洗祿 膠豬南肉犬子乍求凰

話說北京順治門內沿着城根有一條有民國歷史價值的街喚做象坊橋有個滑稽朋友說我在象坊橋走過百千萬次從沒看見過象祇看見許多奇形怪狀的豬不如改稱做豬坊橋原來象坊橋有兩所豬衙門所以那人纔說這笑話久而久之象坊橋三字漸漸無聲無臭讓豬坊橋大出風頭豬衙門裏的那些豬豬而不甘於豬豬聽見地以豬名勢必至豬以地著不覺大起恐慌忙召集緊急會議會議之下僉謂我等前因一二敗類幹了些不名譽事被海上無聊文丐大罵豬穢以少數分子之不肖遂使全體同被豬名已大不合法

然而報紙言論的有效期是暫時的而非永久的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料就有好些輕嘴薄舌的京油字直呼皇皇兩院爲豬衙門我們既不肯自承爲豬也不願被呼爲衙門以立法機關而喚做衙門可見京人之腐舊而淺陋不過豬字下綴着衙門二字比較的富麗堂皇所以一向相安無事誰想蚩蚩之氓變本加厲又改稱豬坊橋於是我們衙門裏的豬貴族降而爲坊橋間之豬平民是可忍孰不可忍應請警廳改象坊橋爲國會街這條議案一致通過後即咨請警廳執行自從魚行破產以來豬衙門早降爲『三十六宮都是春』以外的冷宮平時或會而不議或議而不會偶然戰戰兢兢的發幾句不狂之言政府中人一概置之不理只有這等小事却很有效力不幾日便見象坊橋口豎着一塊藍地白字的磁牌國會街三字比菜碗還大常言道防民之口難於防川又有人看了笑道真會變戲法豬坊橋改做豬行街了北京畢竟被皇帝蟠踞久了迷信觀念甲於各處豬行街三字流行未久就有一個預言家嘆道國會其將興乎好事的忙問什麼緣故預言家道近來的衙門事實上等於廟

廟是冷場行者店也庵裏出賣的都是熱貨國會既由廟而爲店衰極而感自
在意中好事的聽了笑道如此說來又有專喫豬肉的朋友上臺了這話傳將
開去連豬行中人也自將信將疑掐指算算日期纔欣欣然有喜色道是時候
了翻出豬行月令看時上面寫得明明白白的道

是月也豬行開豬販來羣豬爭價豬始發聲招豬投票豬始肥

民間有一句不可通的俗語人怕出名豬怕壯這話非常不近情理試想現在
好名的人化生不已可知豬也是不怕壯的了豬行裏還有一句格言豬不眞
不肥當下羣豬料定豬販將來一個個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大呼豬行萬歲豬
脚萬歲豬肚子萬歲豬行是豬的城社豬脚是豬的投票利器至於豬肚子呢
是鄉下人裝錢的東西羣豬興高采烈忘其所以不覺由豬行而豬脚由豬脚
而豬肚子不倫不類同喊萬歲也許豬的目的只在豬肚子由豬肚子纔想到
豬脚由豬脚纔想到豬行豬同此心心同此想在羣豬獻媚專候豬販子來的
當兒豬行裏有一個黃鼠狼和一個羊兒腿搶做行長國會街上車馬磷磷衣

冠楚楚猪行裏面墨盒飛飛筆桿舞舞天天開會天天流會報紙宣傳冠蓋往來比起猪衙門時代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情景真應了那預言家的話衰極而盛了狼和羊勢均力敵相持了一兩個月各不相下便又有一個羊投袂而起想收漁翁之利這羊生長在松花江畔東三省只有小米喫外間都喊他做臭米子羊質虎皮居然橫行鄉里民國初年冒充國民黨員容易的就被選爲上議院的議士如虎添翼萬人側目一次跑到省長公署裏去探聽消息有一個秘書姓郭是湖南人懂得些麻衣想法這天因公事清閒郭秘書坐在秘書廳裏和幾個同事談論骨相臭米子涎着臉道請郭先生看看賤相如何郭祕書因他平日陰險俗惡驕詔善變恨入骨髓朝他臉上看了又看搖頭道尊相我實在看不懂何以呢就尊相而論鑿頭鼠目牛腹鳶肩口有餓紋身無雅骨必不得好死然而尊駕現在居然得意非常所以我實在看不懂郭祕書正襟而談目不斜視祕書廳的許多人却沒有一個不笑得哈哈臭米子也嘻着一張嘴夾在裏面笑有人問郭祕書道怒者人情笑者不可測臭米子很不容

易對付。你預要防他。一着呢。後來郭祕書調做縣知事。臭米子總想害他。無奈做省長的汪怡堂。是郭祕書壬寅北闈的同年。保護得甚是周密。臭米子無從下手。猪行重開普天同慶。便攜着愛妾跑到北京。來這位愛妾是在北京三等下處討的風騷。潑辣兼而有之。歐六一這時保他。臭米子急得沒法。忽然就地一滾。床脚下擱着一個小小的綠盆兒。是北



尊相執實王
看子情

作客京華。恰與臭米子同住。所見風流韻事。不一而足。一夜不知怎樣。一來那位姨太太。恨得咬了臭米子一口。在床上脚耍花。罐似的亂滾。臭米子嚇得跪在地下。自己重重的掌着嘴。吧姨太太。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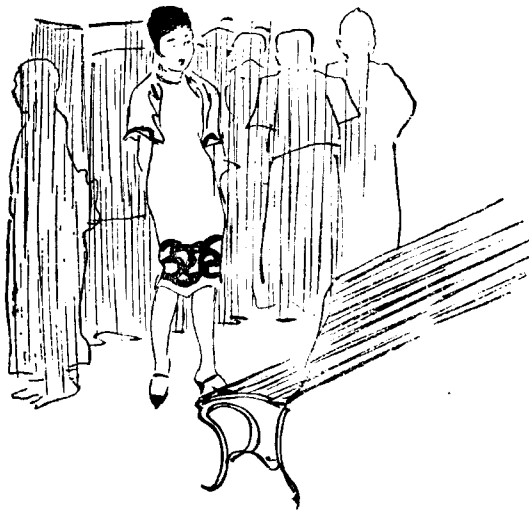
京婦女床上小遺所用臭米子滾得起勁無意中侵犯了綠盆兒的地盤綠盆兒也不做聲和身兒只向他一倒等到臭米子滾得興盡而起滿身已弄得水墨淋漓連頭面上都有點皂白不分手摸着聞聞奇香撲鼻使他又想到姨太太之衆妙之門歐六一在窗外直笑得打跌第二天臭米子因糙米色的面頰上被姨太太畫了幾道嬌紅欲滴的口子裝病躲在家裏聽見歐六一在房裏同朋友談論豬行爭長之事歐六一道照大勢看來狼羊已成僵局恐怕將來第三者取而代之因爲行長的人選不定豬販也無從措其手足啊臭米子心裏一動教人買了一捲象皮膏將臉上的脂痕遮住跑出去四處借錢說目今狼羊對峙羣豬無首行長一事舍我其誰只消花幾個錢請他們到東方飯店喫一頓不愁他們不投票選我朋友們只朝他笑笑不做聲嘴快的便道你的才幹倒不錯可惜資望差些臭米子怫然道現在的事還要談資望如果資望二字足以限制人們的活動趙第三的也不敢妄想做豬販子了臭米子也忙亂了一回無緣無故的發狂而死姨太太的蹤跡漸漸不可捉摸而豬行長

長的問題仍未解決。於是有人提議採用委員制。每省推選一人做委員。風潮方歸平息。猪販子就派人來商議票價。有些潔身自好的忿然道：孟德奈何以盜賊餘贓污人真個當我們也是猪麼？便邀集了一都份同志到上海組織臨時議院。只一般自願爲猪的留在北京。却只有一小半人數。臨時議院的議士都笑道：從前人猪同院。於今人猪異途。上海纔算是人的議院。北京只不過是猪的議院。罷咧。這些議士因爲平日被人籠統稱做猪仔。不覺有慨。平言之。却也有些識時務的到南邊來簽名報到。錢一到手。便又回北京去做猪仔。這天風聞浙江匯了一筆鉅款來。按濟開會時踴躍而來。頓使斜橋一帶人鬧馬嘶打破以前的記錄。却說兩院祕廳的職員都是議士們的親友。反對猪販的議士仗義南下。他們也便犧牲北方固有的職位。相率同來。臨時議院既在滬成立。他們都是從龍佐命之臣。少不得論功行賞。在京做科員的都超升做科長。像沈凡民在京不過是二等祕書。只因打一個電報說京中預會朦報人數。南來後便一躍而爲下院的祕書長。歐六一這時恰從北京失意歸來。在上海賣

文爲活上議院中有熟人拉他進去在祕書廳裏掛了一個名也有一分乾糧可喫這一天趕到會場上下兩院正開聯席會議討論法統問題那些議士有的青衣小帽有的革履西裝有的穿着工服南腔北調聚訟紛紜歐六一走上扶梯見樓上兩院祕書廳辦公事外站滿了新聞記者憑着欄杆聽下面的高談闊辯手不停揮目光却時時瞟向一個豔裝的少婦身上歐六一目光近視暗念莊嚴的會場何來姚冶的女性莫非是什麼報館裏派來的女記者罷走近幾步看時那女的穿着一件緊俏的旗袍薄紗如霧露出裏面粉紅的緊身汗衣和黃澄澄的金鎖片胸襟隆然墳起兩撮肉鰾頭肩骨瘦削得高高聳起臉上塗着很厚的脂粉兩片顴頰紅得像夕陽回映到古廟的牆上態度似乎非常風騷而老成那女的抬起一隻腳來微微彎着腰伸手捏了又捏抬眼看見歐六一眉毛揚了揚盈盈一笑歐六一倒喫了一驚猛然記起是向在北京掛招牌出堂差的飛紅館也便點頭笑了笑跑到祕書室裏拍了速記科科長沈謨嘉一下道你好大膽呀沈謨嘉正低頭看書記謨寫的議事錄抬頭詫問

道什麼事。歐六一笑道：你倒快活，居然將老三也帶到上海來，錢太多了。沈謨嘉道：不關我事，她是回南來看她的娘的。我無非順手牽羊，抽一個頭兒罷。咧。歐六一道：你和她在小公館裏窩窩心，也就夠了，何必遠遠的引她到會場裏來。萬綠叢中一點紅，未免太惹人注目了。沈謨嘉道：她要來。

紅點·中叢綠萬



密沒有法想。現在北京關防嚴開過眼界，從未裏開會是怎樣的情形，却從未都見過。只議院到過樣樣事體，說樣樣地方，都有什麼辦法。她

歐六一笑道：還有一個地方，也是她生平沒有到過的。你爲什麼不陪她走一

躑。沈謨。嘉問。是。什。麼。地。方。歐。六。一。道。混。堂。裏。沈。謨。嘉。也。掙。不。住。笑。了。歐。六。一。道。我。很。替。你。擔。心。事。今。天。旁。聽。席。上。新。聞。記。者。很。不。少。這。種。人。是。惟。恐。天。下。無。事。的。明。天。報。上。替。你。來。上。一。段。又。怎。麼。樣。沈。謨。嘉。道。誰。人。沒。有。豔。史。我。是。一。向。公。開。的。像。老。黎。他。們。鬼。鬼。崇。崇。的。花。樣。兒。那。纔。是。報。上。的。好。資。料。呢。歐。六。一。笑。着。走。到。欄。杆。邊。朝。下。張。望。祕。書。長。黎。之。庶。坐。在。台。上。腰。圓。背。厚。項。短。頭。肥。態。度。倒。很。忠。實。再。走。到。臨。馬。路。的。窗。前。只。見。兩。部。破。黃。包。車。上。坐。着。兩。個。穿。竹。布。大。褂。子。的。白。髮。老。頭。兒。車。到。會。館。門。口。兩。個。老。頭。兒。彎。腰。曲。背。的。摸。下。車。來。從。衣。袋。裏。掏。車。錢。知。道。也。是。兩。個。議。士。沈。謨。嘉。臉。色。青。黃。眼。浮。腫。連。打。了。兩。個。呵。欠。道。要。命。歐。六。一。笑。道。烟。沒。喫。足。麼。沈。謨。嘉。點。點。頭。道。絕。糧。了。錢。還。不。發。下。來。老。措。在。腰。包。裏。須。備。做。子。母。錢。麼。早。知。如。此。悔。不。該。來。你。看。新。來。的。人。都。是。大。帽。子。的。來。頭。這。個。都。不。懂。一。隻。速。記。是。專。門。技。能。只。憑。我。一。個。人。動。手。去。他。媽。的。蛋。歐。六。一。道。今。天。你。怎。麼。不。下。去。速。記。沈。謨。嘉。道。有。許。禹。門。領。着。他。下。議。院。的。一。般。人。在。那。裏。我。樂。得。偷。懶。停。會。教。書。記。照。抄。一。份。過。來。就。是。了。飛。紅。館。老。三。

一扭腰兒進來。道：「好走了，下面也要散了。幾個鬍子像做文明戲一樣，表意倒還嘸啥說着。只是格格的一不辦，公室裏的人都停止了工作。瞪瞪的朝他望着，一個油印文件的一不留神，抹了一臉的油墨。歐六一看了，好笑。隨意走到一個書記的寫字檯前，那書記寫好了上屆開會的通函，將信封送給歐六一。一點數目，一個二等秘書新由一個委員保荐而來，最喜歡找事做事，便插身過來問道：「不錯罷？那書記望着歐六一，冷冷地道：『你來點罷。那祕書便紅着臉訕訕的走了。』開去一會兒，會議已散，樓梯上一陣脚步響。許禹門伸頭向這邊望了望，轉身走到對面下院的辦公室去。歐六一走過去，笑問道：『你這兩天怎樣玩法？許禹門搖頭道：『窮愁潦倒，心亂如麻，還有閒情逸致去玩。』」

歐六一道：「你說的是我罷？你現兼着議事速記兩科科長，有什麼不得意？却這般說法？」許禹門嘆道：「我在北京，雖祇是一個一等科員，月薪也有二百元。在此間，只多拿幾十塊錢。我在京各處兼職，何止此數。而況棄家而來，獨處異地，開銷加增，起居飲食，反不舒適。此間的壽命，我看不見得會久長。近見報載微名，

也在通緝之列。一旦流落海上，有家難歸，纔是保正的兒子，死症呢。歐六一訝道：「此間怕要短命麼？」許禹門道：「掙扎着看罷，只要那邊豬販上了台，此間還有誰肯丟錢？少不得要散道場。」說時，一個黑瘦少年在門外喊道：「快些好一塊兒走。」許禹門便忙着攜掇文件。歐六一認得那少年姓范名寶幢，是個著名的色鬼，猜定他們必有祕密一笑，下樓忖了半天，無地可去，最後決定坐黃包車到霞飛路嵩山醫院去看周立公。鍾北平道：「立公出診去了，你來得正好。」我們一塊兒出去喫晚飯罷。因喊道：「魯平快點，一個和尚頭的中年男子披著夏布長衫，從對面病室裏出來。」歐六一見是山東藉的代議士黃魯平，詫道：「你怎麼也在這裏？」鍾北平道：「他和立公同鄉，所以雖不生病也寄住在醫院裏。」對面病室裏的浪漫朋友多着呢。喫飯時一桌，真坐不下。我們遇着客滿時，纔溜到外面去喫。黃魯平笑道：「別嚷，你預備大規模的請客麼？」鍾北平伸伸舌頭，三人悄悄的出了醫院，在八仙橋一家小菜館喫了晚飯。天色已經昏暗，黃魯平笑向鍾北平道：「我們到那地於去溜打溜打怎樣？」鍾北平點頭道：「好。」歐六一問：



是。什。麼。地。方。鍾。北。平。笑。道。不。必。問。只。跟。我。們。去。包。你。是。好。地。方。歐。六。一。便。不。再。
問。轉。了。一。個。彎。走。了。一。段。黑。路。黃。魯。平。昂。然。當。先。走。進。一。條。漆。黑。的。小。街。堂。裏。
去。歐。六。一。剛。一。伸。脚。不。覺。失。聲。叫。道。阿。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